

續一佃青年底夢

孫儂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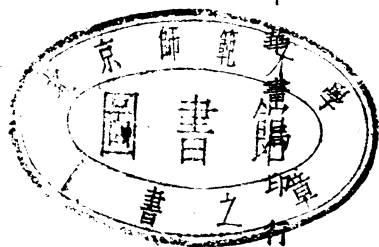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孫復工著

續一個青年底夢

中



北师大图 B2340744

自序

我往昔嘗讀武者小路先生著的一個青年底夢，沒有一次不歎歔流淚的。人類不幸而有慘無人道的戰爭，人類何幸而又有這反對那慘無人道的戰爭的作家武者小路先生。武者小路先生在這一部書裏以悲天憫人的胸懷，用藝術表現的手腕，把戰爭發生的原因，及戰爭發生以後直接間接人們所受的茶毒，實表現無餘了。故我底感佩有如此。

我常把這部書當作世界人類底福音，對着我底學生宣傳，其重要的語句，我既編進了我底中國語法講義例句中，而其自序及與支那未知的友人一文並選入了我和仲九編的初級中學國語文讀本，我敢自信：我對於武者小路先生底這部著作不但以前是盡過了相當的宣傳責任，而且以後將要盡着我能盡的力儘量宣傳的。我並敢自信凡是我底學生只要是真心聽過

我底講授的，對於武者小路先生這一部著作總多少有點影象。

這一次九月十八瀋陽城頭流血的初夜，我還在武者小路先生底貴國京都獅子谷做着甜蜜的理想的夢，送號外的叮嚀的鈴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我惘然了！一夜都睡不覺，使我頻頻地憶起了武者小路先生一個青年底夢。

武者小路先生如在這著作中所表的一樣，是一個有真實的心的人類，而且在日本文壇有了相當的位置，對於日本民衆——不敢說全部，一大部份是可以說的——也有相當的信仰，他底作品想該不至於如微薄的晨風一樣在日本國民底心海中一蕩漾過去就算完事了吧！何以在歐洲大戰以後，不應發現於世界的國際間流血慘劇，而今竟發生了在他底貴國呢？

中心疑惑，莫可解釋，以後三數天中送號外的叮嚀的鈴聲不絕於途，遼吉黑三省人民底血跟着那鈴聲飛濺，同時我底心頭的血也跟着那鈴聲湧沸，我底人類命運底恐怖也跟着那鈴聲盤旋，怎麼了！一個青年底夢，終竟成

爲一個夢麼！世界人類真沒有一個人認識和平女神底美的麼？世界人類真沒有一個人把真心獻給於和平女神的麼？怎麼了連產生這作品的日本民族也輕視這作品底價值麼？我底思想如火車開動的輪子一樣旋轉着呢！

俄而滿洲戰事底展覽會在大丸各大吳服店開起來了。俄而在鄉軍人青年團也到處開着滿洲戰事後援會了，俄而報館又特出滿洲戰事寫真專冊，從事鼓吹戰爭起來了。——其中標題特別醒目如『我軍佔領口口城寫真』、『佔領口口城的我軍』、『攻入東北邊防司令公署的日本軍』、『我軍佔領的迫擊礮工場』以及『日本軍佔領，犯者死刑』等。凡可以表揚日本底軍容之盛，戰爭之勇，殺敵之多，俘虜之衆的，凡可以形容中華底兵士底無能，長官底懦弱，被難者底悲慘（有『望着燃燒得猛烈的北大營』一圖，傷心慘目把戰爭之慘，日本軍底野蠻完全表現出來了。）受禍底酷烈的，無不圖以寫真，錄之專冊，道路宣傳，讀者眉飛色舞，舉國上下，如瘋似狂，到這地

步，我纔知道日本人戰爭底中毒很深，雖有十個武者小路先生，雖有十部這樣的一個青年底夢也不能挽救了。

那時的我，不僅爲與亡國一樣的悲哀所襲擊，而且爲世界人類不幸的命運而恐怖着，而且爲辜負了有這樣一個青年底夢的武者小路先生底國而羞恥着。

「只有回國了！我這樣喊了出來。」

「日出之國花之國」我來到這花之國已有三次之多了，而且每一次都當作我底故鄉一樣地居住了，這一次大概是末一次了吧！雖是花之國，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呢！於悲哀而帶着恐怖與羞恥當中收拾了行李，遂與梅瓶，復生及怒潮弟於是月念九日晨起程返國，我們在那裏還剩有油鹽，醬油，米菜等食物不少，我們一起送給了我們底房東口口先生，我們用的器具如桌椅等不便攜帶的，或其他雜件不必攜帶的，都送了給他。他是一個例外的誠

樸的農民，他看見我們送他許多東西，心裏有點感動的樣子，從他底言語中稍微露出一點覺着有了這樣的軍隊和政府是多事的意念，他並來幫助我們整理笨重的行李，代我們僱汽車，僱運送夫：我們租期未滿一月，他又退還我們房租金二元，臨行時又送我們上汽車，這真是把敵人當作朋友一樣地待遇過了，真正使我們又敬佩，又抱慚的，我想：假使日本人都如我們底房東一樣，東三省也不至於積屍如山，血流成河了！然而……

歸國以來，每看報上所登載的日軍壓迫我東三省人民底消息，及國際聯盟會中的會議情形，令我時時想起了武者小路先生一個青年底夢，

怎麼了！自己底國亡了不要緊，忍令世界人類重行一同走上了這一條不幸之路麼？忍令世界人類一同蒙着這得未曾有的恥辱以終古麼？於悲憤之餘，就想到了續武者小路先生底一個青年底夢的事，以為武者小路先生這作品終是反對戰爭的名著，自有它底不可磨滅的處所，日本人底思想與

行動雖然與此相距甚遠，實非武者小路先生這作品之罪，我何不把他底非戰的精神繼續發揚一下呢！於是我忘記了我底表現力底薄弱，忘記了我底藝術手腕底笨拙，忘記了我底思想底淺薄，忘記了我底文章底拙劣，且未得原著者底許可，謬然續成了這部續一個青年底夢。

我明知道這是狗尾續貂之作。但也如武者小路先生在與支那未知的友人中所說一樣，在這本書裏是放着我底真心的。

當我下筆時，很想把人類底心情與其高尚而純潔的思想與行動極力地表現。無奈心眼所觸，隨手拈來都只是人類底弱點，都只是人類底劣根性；都只是一些「破壞了別國的文明，就在這上面建設自己底文明」的事；只是一些「使別國成爲亡國妨害他國人民底生長」的事；只是一些「暗地裏從別國人，或別種人竭力取了利益却互相忘記了這恩惠」的事；只是一些「用暴力壓迫別國，占領別國，……移植了本國底文明消滅了那一國底

自立的力量」的事；只是「使別國的人受到奴隸以上的苦的」的事（引文見武者小路先生原著第一幕）這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哭訴無從的，——暴露他人底弱點與劣根性終覺着一種恥辱，這種恥辱不單是個人的，而且是屬於人類的，這是何等可悲傷的事實呢！

武者小路先生說：『我想：現今世界上最難解的國，要算是支那了！別的獨立國都覺醒了，正在做「人類的」事業：國民性底謎也有一部解決了。但是支那的這個謎，還一點沒有解決，日本也還沒有完全覺醒。比支那却已幾分覺醒過來了，謎也將要解決了，』（引與支那未知的友人魯迅先生的譯文）證以現在東三省流血的慘劇，我誠不忍以反唇相讖的態度對武者小路先生，我只覺着人類底進步實在遲緩已極，武者小路先生在十餘年前大聲疾呼叫着「人類的」事業，結果僅是收穫了一個血肉橫飛的悲劇，在武者小路先生所號稱爲『比支那却已幾分覺醒過來』的他底祖國底手中

一幕一幕地表演出來，這正如菲列濱大學佛尼大生教授所說『滿洲已成爲人類和平理想之墳，——世界五種和平條約底機關，盡被頑暴的日本破壞無餘。此乃全人類之道德大問題』一樣，這悲劇底演出，當然也要歸咎於全人類底懶惰，全人類底不長進，而且是全人類底羞恥，於區區日本一島國何尤！

我生成是一個弱者，是一個看見地上一點血跡，心中幾乎要打顫的無用的人，是一個對於人類底命運徒然抱着杞憂的人。說到戰爭更加要使我心臟痺麻，手足痠癱起來。所以凡關於反對戰爭的這類的作品，正如武者小路先生一樣，雖不是專做這類的作品，但這類的作品一面也想漸漸做去的。（參閱原著自序。）

在我這小小的作品中，我不忍把我們隣國種種過於不理會人類底命運底憂慮的事盡情描寫，亦不願意竭力鼓吹自己國民底反抗，這中雖沒有

儘量體貼着武者小路先生底思想而完全表現出來，但我相信，與武者小路先生底思想矛盾衝突的事是不會有的。隨聲說了一些我所不願意說的話的事也不會有的。我雖然從早以來就深深佩服武者小路先生所說『血腥的事我想能够避去多少，總是避去多少的好』的話，但是在『比支那却已幾分覺醒過來』的賢明的日本國民還沒有一種合理的舉動表現在人類之前的時候，就是『將人不當人的事，……不合理的壓迫別人的事，奪了別人底獨立和自由當作奴隸的事，用暴力壓服的事』還沒有從世間消滅以去的時候，謬然說着『將互殺改了互助，將相憎改了相愛，將記讎改了記恩，將罵詈改了讚揚，將仇敵改了朋友』（參閱原著第三幕第二場）的話，也是不會有的，總之，我不敢隱瞞了我底悲憤的心情不說出我所要說的話！爲了全人類將來的幸福，老實地說出了我所要說的，縱是觸犯了某一部分人的忌諱，也就只好從心底裏表示着不安罷了！

凡此都是作者下筆時的苦心，現在泣涕道出，很希望這種苦心能够真實地傳達於原著者武者小路先生及一般讀者。

末了，本序文攔筆時，長沙各報上已載着從上海北平拍來的專電數條，說日軍已三面圍攻錦州，並招胡匪爲先鋒，而直指我錦州軍隊爲「土匪」，聲言非消滅不可，這樣看來，人類底杞憂，正未有艾哩！噫！

一九三一年聖誕節的早晨著者於長沙翕園

附白：這是前年十二月作的，其時錦州尙未失陷，現在不但失了錦州而且日軍已由山海關而西侵佔熱河，直逼平津了，這種橫蠻不講理的國家，真是人類前途底魔障哩！

一九三三年五月著者附誌。

續一個青年底夢目錄（全六幕）

自序	一
序幕	一
第一幕 自衛會	七
第二幕 郊外	三三
第三幕 荒野	三七
第四幕	三九
第一場 中國一古城門口	三九
第二場 古城內十字街頭	四七
第三場 交涉署前	八一
第五幕	八九

續一個青年底夢

二

第一場 空中……………八九

第二場 朝鮮都市一車站……………九四

第三場 吉林東亞旅館門口……………一〇九

第六幕 戲園……………一一九

續一個青年底夢

序幕

（依舊在夜間一寺院裏，從前那青年現已蓄着仁丹鬚鬚在洋燈下讀着書，不識者驀然間走了進來。）

青年（熟視不識者，目不轉睛。）

不識者 你還不認識我嗎？

青年 你嗎？

不識者 是我呀！

青年 唉！爲了什麼，你又來了呀？

不識者 爲了什麼？你自己應該明白！

青年 我自己嗎？可一點也不明白！

序幕



不識者 不明白！真地嗎？

青年 可不是真地嗎？

不識者 那末，原來你這十幾年當中，專在做什麼？你思想過嗎？前回我指給
你看的；你給人們宣傳過嗎？我前回說給你聽的。

青年 我嗎？

不識者 不是你嗎？

青年 這有點難爲我了！

不識者 怎麼難爲了你呢？

青年 我都模模糊糊記不清楚了，你所指給我看的和說給我聽的。
不識者 孱頭！原來你是個不中用的傢伙！你徒然蓄起了仁丹鬚！

青年 我正在讀書研究哩！

不識者 這徒然的讀書研究於全人類有什麼實效呢？

青年 我還沒有發表哩！

不識者 你要幾時才發表呢？要等到你底鬍鬚有一尺來深那時候去了嗎？
那時候人類或早滅亡了呢！

青年 唉！

不識者 辱頭！嘆氣有什麼益處？看來你是個不中用的傢伙！我真錯看重你了！

青年 但我對於人類也沒有作出什麼壞事。

不識者 你對於人類沒有作出什麼壞事，不錯，但你也並沒有作出什麼好事。世界上。你知道世界上可怕的事依然存在麼？

青年 可怕的事依然存在？

不識者 不但是依然存在，而且比以前更厲害哩！

青年 是嗎？是真的嗎？

不識者 可不是真的？

青年 不是德大、法大、英大、俄大、意大利、日大，諸位所演的那齣戲劇已經閉幕了嗎？不是在一個和平的女人出現了之後完全閉幕了嗎？

不識者 不錯，那齣戲已經閉幕確是真的。但是你應該知道你底祖國日大這小子又在作祟哩？這事底可怕，恐怕比塞爾維亞底事要更可怕哩！你現在不單是一個對岸觀火災的人了。現在的火災已經發生在你自己底家，火已經燒到你自已底眉毛尖上來了。你還裝着傻子似地沒有看見沒有聽見麼？

青年 我正在讀書研究哩！——可怕的事，我總是時時刻刻地擔心的。

不識者 時時刻刻地擔心也！也就一年、兩年、三年地過去了！不覺得你底鬚鬚已長了！可怕的事也就一年、兩年、三年地跟着你底鬚鬚增長起來，你恐怕一點也不會感到吧？

青年（捋着鬚鬚）彷彿感到的！

不識者 單是捋着仁丹鬚鬚，說道：『彷彿感到』是沒有用的！你要拿出你真正的心來，拿出你底全身的力量！你老是以爲你底國是昏國，是小聰明國，於人類底命運，沒有什麼益處也沒有什麼害處就算完事，那是不能行的。你老是住在這黑沉沉的古廟裏終日埋頭伏案說是『我正在讀書研究』也是不行的。

青年 那怎麼好呢？我底國生成是昏國，是小聰明國；我自己生成是懦夫，是膽怯，除了終日埋頭讀書研究，有什麼道路可走呢？

不識者 孱頭！不長進的孱頭！分別了十餘年你依然是不中用的傢伙！你跟我來吧！

青年 到哪裏去呢？真難爲了我了！前回跟着你去，真使我苦够了！傷心的事，可怕的事，不知碰到了多少，我底淚會從沒有地流過了！這回又要……

續一個青年底夢

唉！

不識者 單是嘆息有什麼益處！你快點跟我去吧！
青年 好吧！無可奈何！就去吧！

第一幕

(野外)

青年 你帶我到這裏來做什麼？

不識者 來看一個大會哩！

青年 什麼大會？不又是前回的和平大會麼？……哦呀，我不願看了！我要回

去了！（回身就走。）

不識者 （拉住青年）孱頭！往哪裏走？這回不是和平大會，却是自衛會哩！

青年 自衛會？於人類有什麼用處呢？

不識者 用處嗎？大得很！你等着看吧！

青年 （看着演壇上一隻國底鼓子）國底鼓子，放在演壇上有什麼益處？

不識者 就是在那裏面弄出來的把戲。就是因了國底鼓子依然存在世界

上，所以要開自衛會的。

青年 自衛會應該比和平大會要好看吧！應該沒有那樣的悲慘，會使人流
淚吧！

不識者 不要做聲！等着看吧：就要開會了。

（從國底鼓子裏走出一個田鷄鬼來。）

青年 怎樣了？不是一隻田鷄鬼？它也是自衛會底會員嗎？
不識者 是的！它而且是主席哩！

（接着又出來了好幾個奇怪的鬼。）

青年 可怕得很哩！我不願意看哩！這些的鬼，比前回和平大會那樣的鬼還
要可怕！我頭昏了！……我頭昏了！

不識者 你不要怕！這些的鬼，實在不是鬼呢！他們不過是戴着鬼臉罷了！
青年 爲什麼要這樣呢？難道不這樣就不能開自衛會嗎？

不識者 不要做聲！就要開會了！

（田鷄鬼哇哇……地叫了幾聲，許多的鬼都伏在草地上，一動也不敢動）

青年 我怕呀！

不識者 孱頭！不要作聲！好好地看看吧！

青年 我真不願看我頭昏了！

不識者 倘不好好地看着，還有比這更頭昏的日子到來呢！注意聽吧！

田鷄鬼（起立）今天我們是開的自衛會。自衛底宗旨，不待說，想必到會的諸位都明白。——總歸一句，自衛一詞，完全是由於國家底強權與勢力底下產生出來的。國家有了強權，有了勢力，就應該講究自衛。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利用我們底強權，利用我們底勢力，在自衛底一名詞之下去侵略他人底國家，去擾亂他人底和平，去破壞他人底文明，去掠奪他

入底財產，去毀滅他人底民族，去打倒世界底公理，……否則，就不能成爲真正的自衛。無論那一個國家，要想生存在現今這樣的世界，非講究這一種的自衛不可。我們日大立國於世界上，也有幾千年了。上託祖宗底威靈，下賴臣民底恭順，一戰滅了鮮大，再戰敗了清大，三戰服了俄大，眼見着國家一天一天地強盛起來了。如再不講究自衛，我們底國家馬上就會瀕於危險，滅亡也就會旋踵而至呀！……況且，我們應該知道：鄰國支大現今已改了主人。一個荒蕪的花園，經園主努力修葺培植，園內的草木，已在蓬蓬勃勃地生長着；園內的花朵，已在鮮鮮豔豔地開放起來了！棲息在枝頭的鳥哥兒，遊戲在水中的魚姊兒，跳躍在草間的蟲子兒，嬉戲在樹下的一切生物，都在和平的境地中笑嘻嘻地安然自在。地過日子。倘若長此下去，他們真正強盛起來，我們底臣民將無噉飯之所，我們底國家，馬上就會瀕於危險，只有走入滅亡之一途了呀！——從

這一點看來，我們更非趕緊講究自衛不可。而且還有一層，現今世界公理，日益膨脹，英大、法大、美大、俄大、德大、意大，都玩盡了把戲。有的訂立非戰條約；有的組織國際聯盟，有的又在那裏實行社會主義，建立第三國際，和平底威權日大，公理勢力日張。如再不講究自衛，我們底祖國，我們底強權，真正只有坐以待斃哩！——總之；現在我們日大是須用自衛的時候了。要自衛，然後可以侵略他人底國家！要自衛，然後可以擾亂他人底文明，要自衛，然後可以破壞他人底和平！要自衛，然後可以掠奪他人底財產！要自衛，然後可以毀滅他人底民族！要自衛，然後可以打倒世界底公理！自衛的功用原來有這樣的偉大呀！（衆鼓掌）諸位：現在我們底國家既然強盛到了這地步，無可再強了，此時還不用了自衛的一名詞來欺騙支大，愚弄美大，俄大，法大，英大，以圖擴張強權，打倒公理，還待何時呢？（強烈的掌聲。）

諸位：關於自衛底意義，自衛底功用，與日大所以必須自衛底重要，在席的諸位，想早已洞悉，無須我再嘮叨了。現在最要緊的，就是去實行這個自衛，以圖挽救我們日大的頹敗，使不至於滅亡。關於這一點，小生曾謁了七日七夜的力量把世間所有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的所用的自衛的有效方法，都細細地研究了一下，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方法呀！迨到最近才想到了一個極其神祕的方法。這一個神祕的方法，實是孫吳底兵法中所未經發見，盧梭底政治學中所未曾提及，俾士馬克底外交術中所未曾夢見，馬克思底經濟學中所未曾想到的一個空前無比絕後無儔的祕密的有效的計畫呀！

這個計畫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指着黃瓜精）應該由陛下下一個命令使全國的人，每人應該作一具自衛的假面戴着。如有反抗命令不戴假面的人，就認定

是犯了法律，就把他捉了去進牢獄。

黃瓜精 這個自然可以由我負責呀！只須下一個命令就是呀！

田鴉鬼 第二（指着烏龜精）應該由你負責，另外製造許多具「親善」

「和平」「保護」「信用」的假面，套在自衛的假面上面，分給各種有職責的人。但是却要於「親善」之下，暗地隱藏着「侵略」的使命；「和平」之下暗地隱藏着「毀滅他人」的使命，「信用」之下暗地隱藏着「愚弄支大，欺騙國聯，蔑視公理，一味撒謊」的使命。以外還給你一個自由創製各種新奇的假面的威權，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凡是可

以損害敵人，增加自己底利益的事，凡是可

以蒙蔽敵人，欺騙世界，以達到增長祖國底光榮的事，都得由你自由地創製各種新奇的假面去應付！

烏龜精 這個自然可以由我包辦呀？（伸長着頸子，旋又縮了進去。）

田鷄鬼 第三（指着南瓜鬼）應該由你負責把全國底軍隊，都用自衛的假面具裝起來，精細底訓練。能不怕死，能慘殺敵人，就是你底功勞！

南瓜鬼 這個自然是我底天職呀！（在地下亂滾了一陣。）

田鷄鬼 第四（指着骯髒鬼）應該由你負責，帶了一隊裝着自衛的假面具的軍隊，混進支大國內去。無論何時何地，你都可以打着自衛的旗幟，喊着自衛的口號，在支大底花園內橫行，打破他們底花瓶，砍伐他們底樹木，採摘他們底花朵與果實，把他們底池水攪昏濁，把他們底秩序弄凌亂。務使那裏面血流成河，骨堆如山而後快。你將來歸國報功，定封你爲一等公爵呀！

骯髒鬼 這個使命，我包管馬到成功呀！

田鷄鬼 第五（指着金瓜鬼）是你底責任。你應該多量地賣給支大的武器，儘量設計挑撥，離間，使支大國內一班腦經簡單的人，自相水火，自相

殘殺；使他們無暇注意我們底行動，不致揭穿我們底假面，不致發覺我們底陰謀。

田鷄鬼 第六（指着井水精）現在輪流到你了。你應該負責任的，是多多借給款項給支大，條件儘管苛刻，能怎樣苛刻就怎樣苛刻；利息儘管剝削，能怎樣剝削就怎樣剝削。以期支大民窮財盡至於破產而後已。

井水精 這個勾當我完全能幹得下呀！

田雞鬼 第七（指着鼈精）你應該負全權責任的，就是外交的手段。你應該同他（指着紡織鬼）打成一片，叫呼相應。你們應把我們對支大所用的種種不正義非人道的手段，瞞過美大，哄住英大，遮蔽法大，玩弄國聯，使他們如墮五里霧中，看不透我們底真面目，然後我們得爲所欲爲。

鼈精 這個我們負完全責任呀！

紡織鬼 這個我們負完全責任呀！

田雞鬼 第八（指着豹子鬼）現在輪流到你了。你所負的唯一的使命，是記載——撒謊的記載；是宣傳——造謊的宣傳；是評論——倒是顛非的評論。只要是於我們底祖國有利，於敵人有害的，縱令把白的說成黑的，黑的說成白的也可以；把無說作有，把有說作無也可以；把是說作非，把非說作是也可以。你如果不如此，就不能算是盡了你底天職，你就應該處罰。你應該牢牢記着呀！你應該明瞭你自身的責任，你應該本着國家自衛底宗旨切實地前進呀！

豹子鬼 （手舞足蹈）我一定尊重國家底命令，按照國家自衛底宗旨着實去辦呀！

田雞鬼 總之在座的臣民聽呀！這個計畫自從開闢以來，歷史上所找不出的，五洲萬國所看不見的，是一個極其神祕的計畫。我們底祖國，現在既強盛到這地步，無可再強了，只有趕快利用這個自衛，去併吞支大，打倒

國聯，統一世界這一條活路可走了！（大衆掌鼓，田雞鬼顏色變了）在座的臣民聽呀！我們日大現在只有這條活路可走了呢……哎呀！不好了！（向着黃瓜精）臣，活不了也！不能同陛下親眼看見國家大業告成了！……哎呀！哎呀！……以後的一切拜託他（指着烏龜精）繼續幹下去呀！

烏龜精 哎呀！你爲國家出力太過火了！你頭昏嗎？恐怕是貧血症吧！——血充腦，沒有救了！

田雞鬼 （亂叫亂跳死去了）

黃瓜精 怎麼辦呢？朕失了股肱了！（對着烏龜精）你就繼續他底計畫幹下去呀！

烏龜精 好吧！爲了國家底出路，只好繼續地幹哩！（向着大衆）在座的臣民聽呀！現在田大哥已死，政權已握在我底手裏了，大家必得聽我底吩

咐。現在我告訴大家，我們應該繼續田大哥底神秘的計畫，分別努力前進，將來成功之日，大家回到祖國，在櫻花樹下痛飲一杯吧！（衆鬼精裝着猙獰的面孔，且嘯且舞，魚貫地攢進了國底鼓子裏。）

不識者 你看了怎樣？感覺了什麼沒有？

青年 哎！頭有點昏了！

不識者 你底頭就昏了？

青年 昏了！……哎！請問這個自衛會，果然是真的嗎？

不識者 真的！完全是真的。

青年 這樣實在是滑稽哩！實在是日大底羞恥哩！不但是日大而且是全人類底羞恥哩！——前回在歐戰時日大有一個專門撒謊的和平協會的會長，有一個主張『爲要和平所以戰爭是必要』的和平協會底會長，已經够恥辱的了！現在又組織了這樣一個自衛會，而且提出了許多單

是聽了頭便熱得發昏的自衛的計畫，這些計畫如果真地在世界上任何一國實現了，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未有的恥辱，何況是對於同文同種的支大！我實在不願再跟你去，我要回去了！（抽身便走！）

不識者（拉住青年）：辱頭！回去做什麼？你不如同我去看看世界文明國底行爲底裏面，或者於你還有點益處呢！

青年：世界文明國底行爲？看了有什麼益處呢？……前回歐洲大戰，把人類不當人一樣地糟蹋了，——比螞蟻還不如一樣地糟蹋了，現今還是血跡未乾，創痍滿目。那都是文明國底行爲所造成的結果，有什麼益處呢？我曾經爲了這事傷心到了極處，眼淚從沒有那樣流過的流過了！我一想到了那和平大會中所聽見的那個在荒野底柱子上槍斃了的德國底偵探底演說；那個因了德國底兵士捉去他底愛妻奮不顧身地與德國兵格鬥，被德兵亂刀砍死了的比利時畫家的演說；那個作了某國人底

俾虜的俄國大學生底演說；和慘殺他的另外兩鬼魂底懺悔；那個不願意嘗到「打着了」的霎時的味道的死在戰場上的法國兵士底演說，及與另一個鬼魂演了一齣慘劇的對話；那個胸口有三個創痕死在大戰中的美的女人底魂底談話；……我從心底深處哭了！眼淚從沒有流過的流過了！熱血從沒有那樣沸騰過的沸騰過了！我深深爲人類前途悲哀！我曾發過誓願，要用了我底弱小的呼聲，挽救這人間悲慘的命運！但是有什麼用處呢？……世界號稱文明的國家，文明果然愈加進步了，然而他底行爲，也跟着愈加趨於野蠻。文明，不過是掩飾他們底不正義，非人道的醜惡的慘酷的行爲的面具罷了！我厭惡文明，我尤厭惡那號稱文明的國家，我謝謝你底好意，文明國家底行爲，我實在不願意看了！

不識者 你不要發空議論了！你底爲人太懦怯了！你底空想太多了！你前回

在和平大會裏不也曾說過『戰爭是會消滅的，而且也不能夠不消滅的』的話嗎？不也曾說過『我們也不可不尊敬支那和印度底文明』的話嗎？不也曾說過『破壞了別國底文明，就在這上面建設自己底文明，是一件發昏的事，違背人類底意志的』的話嗎？不也曾說過『別國不滅亡，自國便不能存在這種思想是最爲人類所憤怒的』的話嗎？但是光是在講壇上說說有什麼用處呢？你還是跟着我來，實地領畧些實際的事實，——在國底鼓子裏所發生出來的文明的行徑——你底人生才有希望！你底作人的勇氣才可重新振作哩！

青年 真麻煩啊！這樣作人。我真被你糾纏够了！
不識者 跟着我來！

（沉默，退場。）

續一個青年底夢

第二幕

(一條街底郊外)

青年 我真地走得疲倦了！要找一處靜僻的地方休息休息才好呢！

不識者 休息還早哩！

青年 那末要到幾時呢？

不識者 恐怕要到死為止哩！世間底路是走不盡的。

青年 世間底路，都是這樣煩囂得連氣都不能出的街市麼？(隱約地看見街頭行人如織，都戴着自衛的假面具。)而且在街上行走的人，都是那樣裝模作樣，不露出一分半分的真面目來的麼？

不識者 雖然不見得全是如此，但是你看吧！總有够你看的哩！

青年 (熟視街中) 他們都戴着了自衛的假面具，果然上頭已有命令下

來了嗎？

不識者 當然的！文明國家衣服裝飾都有一定，如果不得着上頭底命令，是不許改換新的的。

青年 恐怕這只限於表面的衣服裝飾吧！但是人們底內心底新的轉變，那是無從察覺的，就是有命令也無從禁止吧！思想自由是文明國家所許可的哩！

不識者 你真是不愧一個空想家。

（青年底友人從對面倉皇登場。）

青年 （瞥見友人）怎麼？你到這裏來了？

友人 是的呀！

青年 你爲什麼神色這樣張皇呢？

友人 有人正在追趕我呀！

青年 不是警察嗎？

友人 是的！

青年 你犯了什麼罪呢？一個弄文學的人。

友人 說是犯了新的禁令哩！

青年 大概是寫的小說，思想過火罷？

友人 不是的！

青年 那是爲的什麼？怎麼不說呀！

友人 說出來真是一個莫大的恥辱，還是不說的好呀！

青年 說出來又何妨呢？我同你究竟是朋友呀！總不會爲了你受恥辱，就與

你絕交的。或者還可以進一步幫助你洗去你底恥辱也未可知哩！

友人 但是非我個人底恥辱，却是全日本底恥辱呀！不單是全日本而且
全世界全人類底恥辱呀！我實在受不住這種的恥辱，比死以上還要痛

苦的恥辱呀！——我告訴你，我們日本全國臣民都已戴上了自衛的假面具向支那進攻了呀！……你看吧！（指着街口許多戴假面的）全國的人已一致改成了這副面孔了呢！官府底命令說：如有不照命令施行的就是犯了法，就要捉去進牢獄。但是我總覺得這是一種極難堪的事。我們日本人爲什麼要卑鄙到這地步？爲了強國，竟至於把人底面孔都喪失了一點也不顧惜呢！世界人類生活的方法，必須如此然後才可以活下去嗎？我絕對不相信。所以同時我對於這種非人道的命令立刻起了反抗，決定不按照命令作，決定不戴那種喪失了人底真面目的假面具。不料適才在街上爲警察發覺了，很兇地注視着我，我飛奔地從人叢中走到了此地了。——你說是一個莫大的恥辱不是？

青年 這是真的哩！但是你現在將何往呢？如果你第二次被警察發覺了你又將怎樣呢？不是很危險嗎？

友人 我打算與這醜惡的環境奮鬥，約集些同志，以鐵血洗去這恥辱。否則就離開了這卑劣的國家，我永遠不願再回到這樣一個國家來討生活，警察對於我將奈我何呢？

青年 那末你底愛人呢？會同你一道離開此地麼？

友人 她嗎？已經於今天早晨被捉進到牢獄裏去了！以違反禁令判罪。

青年 可憐！她也是一個愛自由的女人哩！你底孩子呢？

友人 我打算帶着一起離開了此地。我決不讓我底子孫身受這種非人的恥辱。你呢？大概自衛的假面已經領到手裏嗎？

青年 我雖然膽怯，但也決不至於這樣不顧羞恥哩。

友人 那末你打算怎樣對付呢？

青年 大約看了再說。能够躲避，還是躲避的好！如其不能，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就是牢獄也想進去看看。我相信牢獄底生活總比不自由的國家

裏底生活要好得多呢！

友人 你除此外再沒有別的力量和別的方法嗎？

青年 你知道我生來是膽怯的人，是懦弱者！

友人 你近來正在弄了些什麼？

青年 我正在讀書研究！

友人 是文學呢？還是哲學？

青年 文學是我底本行，外行的哲學也弄一點。

友人 仍是傾向於無抵抗主義麼？

青年 怎樣極端的無抵抗主義，倒也未必是。但是總之我對於非戰的文學

和非戰的哲學是我極喜歡研究的。而且打算終我底生命專心致志以從事的。人類底運命，似這樣下去，總是使我免不了憂慮。這也並非爲自己個人的膽怯，怕戰爭的緣故；實在是爲了世界底全人類，爲了世界人

類底將來的子孫底命運打算，我不能不憂慮着。毀壞人類底幸福的無過於戰爭哩！

友人 你對於無理的壓迫，和野蠻的侵畧舉動也一樣用非戰論來解釋麼？
青年 這個嗎？我正在研究哩！

（警察持劍而上，友人躲藏樹石背後。）

警察 剛才有一個違抗命令的犯人，走到這裏來了，你看見嗎？

青年 來往的人多得很，我倒未曾注意哩！對不起得很！

警察 （熟視青年）你也沒有帶自衛的假面具哩！

青年 我嗎？忘記了！

警察 饒恕了你這一次。下次看見你時，你必得要吧假面戴上，不要忘記了。

全國人都自衛起來了呢！除了少數不安分的。

青年 容我研究研究看吧！

警察 研究國家底命令只有服從，是不容許你有研究的餘地的。——你要牢牢記着這一點。（退場）

友人（從樹石後走出）你還是這麼怯懦，我倒不相信你是這樣一個老不長進的。

青年 我生來就是一個這麼怯懦的人，一直到現在沒有改變。（女人一，女人二同上）

女人一（向着友人）我們尋找你許多的時候了！

女人二 我渴慕着你，如同嬰孩想念他底慈母乳。

友人 怎麼就至於這樣呢！昨天下午我們不都是在一塊兒玩麼？

女人二 昨天底事等於昨天一樣地過去了。我並不留戀。我所留戀的事，只是明天底事。

友人 你知道嗎？我底內人已被捉進牢獄去了！

女人一 我們知道的。正是爲了此事，就心我們底孩子們底將來的生活。

友人 全國人都自衛起來了呢！除了少數不安分的。

女人一 難道我們也一樣做着這種不顧羞恥的事嗎？

友人 （指着青年）我在這里鄭重介紹我底一位朋友 A 君。

女人一 你，哈哈！一位很體面的人哩！對於我們國家底事一定有一種怎樣的意見吧！

青年 我正在研究哩！

女人一 請你拿出你底決斷力說話吧！我請問你：你對於這種忘記了人去發展國家底武力的國家，有什麼方法對付沒有？

青年 我只覺得這實在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哩！（柔和的聲音）

女人一 怎樣真地，你連說話的力量也沒有麼？不也太可憐了麼？單是說些研究研究的空話，就想把你底日子混過去了嗎？

青年 但我也並非是專門想說空話的。我也盼望過有一個機會到來發展我底真實的力。但是我底盼望如果畢竟是成了盼望的時候，我還有什麼法好想呢？

女人一 看來，你是一個失掉了男性而生活着的男子。

女人二 這樣的男子，最是爲一班時髦的女性所喜歡。很可以迷惑一班柔弱的女性哩！

女人一 那末你底愛人，一定很多的嗎？哈哈！

青年 諸位不要取笑了！我慚愧得很！

女人一 單是覺得慚愧是沒有用的！（演說似的口氣）單是覺得成爲一個問題值得研究也是沒有用的。你應該拿出你底本來的男性，人樣的男性，大無畏的勇氣，來判斷世界一切。世界上如果有不合理的事實發現，你應該反抗呀！你應該當作你底終身的恥辱一樣去洗滌清淨呀！現

在世界底人類底生活，已走入了悲慘可憐的境地，文明已達到了頂點，無可再向上進，只有復歸於野蠻的口號，可以號召一般野心的國家了。到了這個境地，還不勇敢地以反抗的生活爲生活，只有眼見着野蠻的愈加野蠻，悲慘可憐的愈加悲慘可憐罷了！我們爲了洗清自己底恥辱計，應該不單是覺得慚愧就算完事，應該進一步拿出自己底勇氣與這種環境奮鬥。我們爲了增進全人類底幸福計，不應該單是覺得某種生活底不合理成爲問題就算完事，應該進一步實行以人類底意志爲意志的理想生活的威權。如果你怯懦，你或是太女性化了，人們對於你不覺得是可憐，反而是可恨；不覺得是可愛，反而是可厭；不覺得是可尊，反而是可鄙。——這樣你底生活只有日趨於卑劣，你底命運只有日趨於悲哀了。

青年 你所說的話，實在句句是真的。我從心底深處感動了。但是其實我什

麼都研究過，好似沒有什麼方法好想。想來想去總是想不通呀！有時我只獨自一人在屋子裏轉來轉去。

友人 你真不愧稱爲一個書獃子。

女人二 真正，你底理想不能說是平庸。然而天生成你一副女性化的性情，一個柔弱的心腔，既不滿足現實而又不願離開現實，不能反抗現實，這是你底終生的大病根呀！

青年 我知道：我自己底病根深得很。——然而正因爲這樣，所以我把我底半生的黃金似的光陰都耗費在這研究當中了。

友人 所以以後你底生活應該大大地改變。

警察 （忽然出現於友人背後，二女人早已逸去）哈哈（苦笑聲）我又看見你了！

友人 怎麼一回事？

警察 國家底命令你膽敢不遵從，還裝着傻子不知道嗎？

友人 什麼不顧人類底恥辱的國家底命令，我要遵從它作什麼？我只有咒

詛！只有唾棄！

警察 你還要多嘴嗎？你真好大膽！

友人 我要咒詛，我要唾棄！我怕你做什麼？

警察 你不怕我嗎？你跟我來，我把你送進牢獄去。

（警察強拉着友人退場，友人掙扎着。）

不識者 你感覺着怎樣了？

青年 唉！麻煩哩！這樣下去，人類將不知怎樣了結？

不識者 怎樣了結？你看吧！

（青年跟着不識者退場。）



續一個青年底學

三六

第二幕

(荒野)

青年 這裏有什麼可看？不是一片荒野麼？

不識者 是的！這裏是荒野。你在這裏將要遇見你所要遇見的。

青年 什麼呢？是可怕的事實麼？

不識者 不見得有什麼可怕！但也不見得是什麼可喜的事實哩！

青年 ……啊！是什麼一回事呀？

不識者 你看吧！他們在前面來了呢！

青年 ……

(鬼魂五人及美的女人底魂上)

鬼魂一 (向着青年) 你還認識我們嗎？

第三幕

三七

青年 (熟視諸鬼魂有所回憶)……啊!

鬼魂 我們底印象怕早已消失在你底腦子裏了吧!

青年 那裏呢? 諸位底印象, 在我底腦子裏, 永遠不會消失的。

鬼魂二 (臉上有四個彈痕的德國軍事偵探) 恐怕已經是了無所事地忘却了, 如過去的影子……

鬼魂三 (沒有兩手的比利時畫家) 你如果沒有忘記我們, 世界上的血腥應早已泯去。爲什貴國現今更血腥得很呢?

鬼魂四 (俄國底大學生) 你怕還是普通的日本人一樣, 仍舊住在國底鼓子裏, 將要戴着自衛的假面具, 拚命向支那進攻呢! ——你底心裏怕正想着: 怎樣屈伏了支那, 便是日本底光榮; 讓支那成爲世界一個完全的理想和平民族, 便是日本底恥辱嗎?

青年 唉! 實在是委屈呢!

鬼魂五 並非是委屈！實在你這十幾年活着在日本自己問問看，到底把我們前回所付託給你底使命，向活着的人們宣傳過了沒有？——把我們戰死者底苦痛，那不願意嘗到兩回的「打着了」的靈那的苦痛，向着活着的人們宣傳過了沒有？

美的女人底魂 恐怕不過單是時常的說些「自己沒有力量」的話，說些「出力是很想出力」的話，說些「無可奈何」的話，就算完事了吧！

青年 我正在讀書研究；想着些怎樣的辦法，來挽救人類底悲哀的命運哩！
美的女人底魂 哎喲！（失望的聲音）果然，你完全是十幾年前那個懦弱的人底原樣子，一點也沒有長進哩！……（回頭向衆鬼魂）諸位：你們大家爲了日本血腥的事，要探聽活着的人底意見。諸位聽見了嗎！這一位活着的人底意見……

鬼魂一 這真是使我們大大地失望哩！前回在和平大會，我們很慇懃地招

待你到會，因為你在活着的人中間實是一個比較有希望的人。但是，現在看來，你不過是一個極尋常的尋常人，極普通的普通人，極無用的無用人，極卑鄙的卑鄙者！你讀書是徒然的讀書；你研究是徒然的研究；你底理想是徒然的理想。你這樣的人在世界上活着也是徒然的活着，於我們嘗着了戰爭的悲慘的苦痛的死者，有什麼益處呢？於人們爲了毫不相干的戰爭底犧牲者尤其是毫不相干的。

諸位：（向着衆鬼魂）我們前次費了莫大的力開成一個和平大會，慇懃地招待了這一位活着的青年來，原是想借了他底力把我們底意思宣傳給人間的，現在看來完全是無意義了。這個無意義，同我們在戰爭中的犧牲是一樣的。

美的女人底魂（含着眼淚）這個悲哀，實在比我們犧牲在戰爭中的悲哀還要悲哀哩！這樣人類底生活，只有愈加矛盾，愈加野蠻，愈加無意義，

愈加可悲罷了！

青年 我也一樣地憂慮着呢！

鬼魂二 單是憂慮着麼？一定要你自己被政府戴上了自衛的假面具，然後

才從心底裏感到「自己一生是毫無意思，做了無可挽救的事了」麼？

青年 ……

鬼魂二 說呀！你拿出人樣的勇氣來說呀！你不要連說說的勇氣都消磨了呀！

鬼魂三 似你這樣悠然地活着，實在要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了。不但是你個人，而且全日本。此刻你還不趕緊想點方法，勇敢地說給我們聽，還待何時呢？我說句陳腐的話吧！我對於活人是有同情的。總願意活人幸福。現在活着的人，可說是與幸福背道而馳的，而且眼見着愈走愈遠了。聰明的A君，你應該記着吧！我前次在和平大會會大聲疾呼：「日本底運

命以後有點可怕呢！「怎樣？我底話不是成了預言了嗎？現在的日本，不是已通令全國都戴了自衛的假面具向着支那兇猛地進攻去了嗎。血已在白刃底下濺流，肉已在紅彈着處亂飛，不知活着的人們怎樣？在我想想已是肝膽俱碎了呢！」

鬼魂四 所以我們現在要這位活着的A君代表日本底活着的人們全體，發表一點意見，究竟這種戴着自衛的假面兇殘地攻入支那的舉動，是不是有必要？是不是迫於不得已？如果不把支那底人民殺戮盡淨，竟是日本底奇恥大辱麼？總之，別人不滅亡，你自己就不能活着，別國不滅亡，己國就不能立足於地球麼？一日或者一時，不看見別人底苦痛悲哀，而你自己便覺着一點也不爽快麼？……這些都是要請教活着的A君代表日本爲我們嘗過戰爭的苦痛的牲犧者解答明白的。

鬼魂二 說呀！你拿出人樣的勇氣來侃侃地說呀！你全不想爲活着的人們

光顏面麼？

鬼魂三 總之，你們貴國血腥得很呢！

鬼魂五向鬼魂三耳語。

鬼魂三 現在我們打算仍如前回和平大會一樣要演點滑稽劇給A君看！我就扮演支那，你（指着鬼魂五）就扮演日本，你（指着美的女人底魂）就扮演國際。我們就在這地上畫一條線當作舞臺吧！

鬼魂五 （拿着劍向着鬼魂三）喂支大，怎麼樣？你底家私富得很哩！怕還要分一點給我這日大窮小子吧！

鬼魂三 這個嗎？容我考慮看看吧！

鬼魂五 沒有考慮的餘地！給我就是給我。

鬼魂三 唉！你也算够了吧！既奪去了我底琉球羣島，又搶去了我底臺灣；租借我底旅順，大連，也不如期歸還於我，你又想永遠霸占下去。你在滿洲，

你那滿鐵公司，好似一條長蛇，咬得我皮破血流，叫苦連天，你也算够了！

鬼魂五 什麼話！你還敢說半個「不」字嗎？

鬼魂三 半個「不」字雖然我不敢說，但是你也不要威迫我太甚了！我沒有力量對付你，我可以告訴她（指着美的女人底魂）作一個公平的處置。

鬼魂五 什麼公平的處置，我都不管。總之，我有這個（注視劍）在手，不怕你不給我！

鬼魂三（嚇得退了一步）但是你要知道：我這幾年來，因了家族中受了外感，病得七顛八倒的人很多，耗費了我底家私不少。而且你要知道：我現在東南幾省的兄弟姊妹們還在洪水之中掙扎性命，難道你一點也沒有看見麼？

鬼魂五 這些廢話，我都不願意聽。我只知道我底威權。我有武器，我有槍礮，我有百磅開花炸彈，我有坦克車，我有軍艦，我有潛水艇，我有慫不畏死的軍隊，……你敢不依從我。（舉劍踏進了一步。）

鬼魂三 你不要太過於野蠻了！我雖然是受了創傷的人，兩隻手被強權打去了，究竟公理在世界上是永遠不滅的。

鬼魂五 你竟敢這樣饒舌嗎？……呀，你看我底劍！（劍砍下去，鬼魂三倒地。）

鬼魂三 哎喲！可不得了呀！你竟實行武力侵略起來了呀！（在地面工撞起頭來向着美的女人底魂）姊姊呀！你只管看着嗎？一聲不做地看着嗎？你底母親公理被日大侮辱到了極點了呢！

美的女人底魂 日大算了！日大！你看到我底面子饒了他這一遭吧！

鬼魂五 （旁白）哈哈！這個狐狸精似的女人，竟出來說話了。好！讓我想個

方法對付她……

（向着美的女人底魂笑嘻嘻說）饒了他這一遭吧！好！你說的話真不錯！好容易，饒了他這一遭！你知道支大這小子好狡猾，他與我訂的條約，一條也不會履行，你看這小子好可惡。我如果不給他一個厲害，我底權利上的損失，實在太大了，我這窮小子實在受不了。你要知道我有我底既得權利在他手裏呀。現在我與他的交涉是根據我們兩人中間的條約的。條約上載得分明，他底土地應該歸我管領，就得如數交出來歸我管領；他底財產，應該歸我享有，就得如數交出來歸我享有呀！你看（從衣袋中抽出一張紙）這裏面不是明明白白規定了二十一條嗎？

美的女人底魂（接着那張紙）……

鬼魂三 姊姊呀！你不要信日大底話，他底話完全是撒謊的呀！什麼二十一條喇！是他一個人在房子裏捏造的，並沒有得到我底同意的。他是一個

伴火打劫的強盜呀，姊姊呀！你不要被他蒙蔽了呀！他是一個專門撒謊的人。

鬼魂五 你還敢饒舌嗎！我再要給你一個厲害你才知道哩！（拔劍揮去）

鬼魂三 哎！我受傷了！可不得了呀！你竟這樣蔑視公理不顧正義，真地一次二次動起武力來了。（向着美的女人底魂）姊姊呀！你爲什麼只管看着呢！

美的女人底魂 日大算了吧！支大你也算了吧！等我仔細來調查一下，究竟看是誰底不是，究竟是誰不講道理，我自有辦法。

鬼魂五（旁白）這個討厭的女人，她竟至想要干涉我了嗎？且慢，等我來戲弄她一番吧！反正她無論怎樣只到口中說說爲止，實際上還是奈我不何的！……

（和藹地向着美的女人底魂）好吧！就看到你底面子分上，我就住了

手，只要支大完全按照條約把我底既得權利交出來，就算完事。

（另用一副嚴厲的面孔向着鬼魂三）怎麼樣？趕快點把你底家私交出來吧！不然我要（舞劍）我要做第三次的進攻了。你應該知道我底厲害了！……哼！

鬼魂三 你又來了！我不與你直接交涉，我只依她底吩咐呀！（指着美的女人底魂。）

鬼魂五 好吧！但是依她底吩咐是一回事，你把你底家私——我底既得權利——親手交給我又是一回事，這兩事是毫不相干的。

鬼魂三 總之，無論怎樣，我不同你直接交涉。

鬼魂五 好，你不同我直接交涉，你看我底厲害！（揮劍砍去血花四濺）

青年 啊呀！可怕得很呀！

鬼魂四 够了吧！這齣戲演到這里打止吧！

鬼魂五 (向着青年) 你看了怎樣? 感覺了什麼沒有?

青年

鬼魂二 現在是發表意見的時候了! 怎樣? 說吧! 拿出人樣的勇氣來侃侃地

說吧!

美的女人底魂 怎樣還不開口呢? 你對於人類這種思想與行爲底存在是

讚美, 抑是詛咒?

青年 唉! 可怕得很呀!

美的女人底魂 單是可怕爲止麼?

青年

美的女人底魂 你還不開口麼? 現在是你說話的時候了! 不要儘管默着, 你

該毫不客氣地說出你底意見來。

鬼魂一 諸位! 這是我們第二回來探聽活人的意見哩。我們自在大戰中被

犧牲以來，曾經在第一回的和平大會裏請過這位活在日本底青年來演說過，我們得到了不少的安慰。而且，九國條約，非戰公約，國際聯盟，軍備縮小會議等和平的事業，漸漸在可悲憐的人類中萌芽起來了！倘能大家真心真意地從事這種的事業，亦未始非活着的人類底命運底福音哩！可是在這中間有一個號稱一等文明國的國家日本偏偏不放棄他原有的野蠻的武力侵略的傳統政策。他以爲他底武力政策，既毀滅了朝大，屈服了俄大，挫敗了清大，同樣也就無妨拿來對付世界底文明古國，他日本自國底文明之祖的新興國家——中華民國。於是他乘着他底狡猾的欺騙的技倆，一面和善地加入了九國條約，投入國際聯盟，批准軍縮會議，而一面却用了另一副兇殘的面孔，對着新興的中華耀武揚威，戴着自衛的假面具，施盡了種種狡猾的手段，乘着中華內亂，洪水滔天之時，人民掙扎於水深火熱之中救死不遑，而他逞强的日本却

於此時無理地打進了中華，佔領了中華底土地，掠奪了中華底財產，慘殺中華底人民。這種血腥的事，竟發現於號稱一等文明國的日本，這真叫我們一般爲大戰而犧牲的冤魂聞之而傷心流淚，哭訴無從的。——世界這樣下去，倘若人類底公理，真地爲日本所滅絕；人類底和平，真正爲日本所破壞；而竟至惹起了世界第二次大戰，成了一個人慾橫行，人道淪亡，極端殘酷的惡魔的世界，這都是日本底罪惡呀！我們是被世界大戰所犧牲的人，雖然早已被世界底人們如草芥般地遺棄了！如幻影般地忘記了！但我們相信：我們底擔心活人，却比活人的擔心活人自己還要更切。——因爲我們自己所嘗到的不願嘗到第二次的戰死的苦痛，更不願活着的人再去嘗試哩！這位活着的日本人，是想爲人類底運命做事的人，我前回已經介紹給諸位了。現在我們爲了他底已國日本血腥得很，再請他來對我們發表點意見，我們大家，應何等的歡迎呵！

（大家鼓掌，除了沒有手的。）

美的女人底魂 還躊躇做什麼呢？

不識者 你實在應該開口了！

青年 （站在衆人前面，演說的口氣）

諸位：我是一個懦弱者，我是一個缺乏能力的人。我仍是像前回在和平大會一樣，是沒有什麼資格可以對大家說話的。我現在雖然迫於不得已，在此地同大家談話，也並非有所代表，不過聊把我個人的感想談談罷了。

自有人類以來，不知幾千萬年了。所謂理想的生活，幸福的生活，雖然也有人感覺到，提及過，但少有追求過，享受過。這真是人類生活史上一個大缺陷，也就是人類生活史上一個大污點。——人類生活了幾千年，尚沒有找到一個適當的生活的方法，豈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國家社會，什

麼，恐怕都是根據人類生活上的必要而發生的吧！我時常想，如果不是根據這一點，則國家什麼都無存在的必要。反而因了國家這名詞，世界上弄出了許多有害於人類的慘事來。這真是人類一件最可悲哀的事——不，實在是一樁最可羞恥的事哩！

我悲憫人類，同時也想到自己，有時或者也將轉入那種不合理的國家底生活勢力底下而無可挽救的事而茫然悲憫着。然而怯弱者的我，悲憫僅是悲憫罷了！這話說來，真是很慚愧的。然而當着諸位面前，只好老實地說出來了。

說到諸位底死，固無時無刻沒有不在我心中打迴旋。每一想到就全身顫慄着，血脈幾乎都冰凍了。這不僅是因爲這種的死要輪到自己身上而恐怖着，却是在諸位底死以後，還有無數的人們，將要墮入於諸位同樣的死的巖窖裏，致使諸位底死，是徒然的死，於後來的人們一點也沒

有影響，這實在是可怕。

「國家」底罪惡我也深深地感到。

我前面說過：有了國家底存在，戰爭是不能消滅的。因為國家底立腳點僅在計算己國底利害而忘記了他國底利害方面。故其結果，常使發生非人道的弱肉強食的損人利己的侵略的戰爭與亡國滅種的慘狀。英國對於印度，法國對於安南，日本對於朝鮮……都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違反人類意志的，實在是人類亘古未有的罪惡與恥辱哩！

美的女人底魂 這些話可以不說，我們都知道。我們大家底意思，這一次只探聽你對於日本這次戴着自衛的假面具攻進了中華底領土的事件底意見。你對於現在的人類還有這種的思想與行為存在的國家究竟是讚美呢，還是詛咒呢？

不識者 你勇敢地說吧！

青年

關於這件事，我也一樣地感覺罪惡與恥辱，一樣地感覺不合理與非人道，而且一樣地感覺着違反人類底意志。我時常想，把他人不當人一樣地待遇着，自己底思想與行爲已經是墮入於非人的地獄當中的了。你無理地壓迫人，你橫蠻地使人屈服，你以爲自己是尊榮麼？其實你自己比被壓迫者被屈服者還要恥辱。

國與國之間也是如此。

在互助生活底精神已漸勃發，國際公道已漸次萌芽的現代，武力與武力侵略，這種思想已如過去的骸骨，沒有迷戀的必要了；「別人不滅亡，你自己就不能活着；別國不滅亡，己國就不能立足於地球。」這種思想實是野蠻時代的遺物，與洪水猛獸一樣是全人類底公敵。故侵略他人底國家底利益以爲己國底利益，掠奪他人底國家底土地以爲自己底土地，這種行爲，在現代的文明世界，實是亡國以上的恥辱。國亡了，不過

國家底形式，一時受了外力的束縛，如果你底精神還不死，你還可與那外力掙扎，奮鬥，表現自己底偉大的光榮的人格。然而亡人國者底思想與行爲底表現却已被人類宣佈死刑，他底國際道德，他底人類同情，根本已經破了產。這樣的國家，只是被一種原始的獸性與野蠻的弱肉強食的殘酷的心理所支配罷了。這樣的國家，是英國我也必得反對，是法國我也必得反對，就是我底祖國，父母之邦，我也要大聲疾呼的反對的，何況戴着自衛的假面具，無中生有的詐陷人國，侵略人國，硬把人家底血肉生吞活剝說是自己底既得權利！人類有此，是人類底蝨賊！國際有此，是國際底蝨賊！（有手的都拍掌）

我希望有第二個托爾斯泰復生於現代以提倡非戰與人類愛以減少人類未來的死的恐怖。同時我也希望有第二個擺倫復生於現代，主張「人若爲自由，自己國內無戰爭需要時，就爲他國而戰」——這種希

望表面似乎是矛盾，但實際一點也不矛盾。我底主張：戰爭是應該反對的，武力侵略的戰爭，尤其是應該反對。但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如果是爲了自由而戰，爲了保障人類正義，世界公理而戰，這樣的戰爭，無論爲自己底國或是爲他人底國都是光榮的，在現代還是必要。

我並不是蔑視諸位底死。謬然提倡戰爭。

我却是尊重諸位底死，所以主張人類應該爲自由正義而戰爭。

諸位之死，是人類底損失，是人類底犧牲，是極有意義的。只因爲歐戰的發生，並非有迫不得已的事實，也並非有爲人類保障和平的意義在裏面，所以死在這種無意義的戰爭中的諸位就覺得無意義了。正如諸位在前回和平大會中所演的滑稽短劇中的情節一樣，甲拿了刀在手，乙才拿了刀，甲怕乙來殺，才殺了乙的。如果大家早明白了這個道理是不戰也可以的。可以不戰而竟不免一戰，其爲無意義的犧牲是顯然的了。

然而如果國家被外力所侵略時，他國底無理的強權已緊緊地壓迫着自己，他國底槍礮子彈已連珠似地洞穿着自己底心胸，轉瞬間祖國將被淪亡，自己底子孫，將永遠成爲他國底奴僕，這時候，實在是有與他國戰爭的必要的。——這是反抗強權的戰爭，這是擁護人類正義的戰爭，這是求得自由的戰爭，這樣的戰爭是有重要的意義的。這是真正的自衛。與戴着自衛的假面具以實行侵略他人底國家的行爲是完全相反的（鬼魂漸漸隱去）

倘世界從此以後，因了諸位底死的無意義，翻然悔悟，覺着戰爭是可怕的，而毅然混去了戰爭上的一切武器與準備，坦然踏入了世界大同之路，這是人類底福音，不僅是我個人希望有這樣一個世界到來，而且是全世界活着的人們從心底裏所希望的，也就是諸位所以引爲莫大的慰安的處所。要不然，這個理想還差得遠的話，則爲了全人類底幸福而

戰爭，爲了懲戒那無理的強權底擴張而戰爭，在現代似還成爲必要。這正如一個尋常百姓爲個人底利益而妨害人民底治安的，當繩以法律一樣，倘若一個民族爲了一個民族底私利而妨害全人類底幸福底生長，那當然也可以給他一個相當的懲戒哩！

我現在當着諸位不能徹底地反對戰爭，實在是一椿頂抱歉的事。然而如果能積極地提倡有意義的戰爭，合理的戰爭，却未始非促進人類使達到合理的生活底第一步。——人類底生活既達到了合理的地方，那時對於戰爭，不必反對，自然要在人類底合理的生活巾消形滅跡以去的。

我現在根據這一點，可以答覆諸位，安慰諸位的：帶了橫蠻的軍隊，藉端打進了他入底國家而說是自衛，這種顛是倒非的民族，蔑視公理的國家，我是極端地詛咒的，不但詛咒，而且從今日起要極端地反抗的。英國

如有此種舉動，我就反抗英國；法國如有此種舉動，我就反抗法國；美國如有此種舉動，我就反抗美國；我底祖國日本，如有此種舉動，我就反抗我底祖國日本。我個人底能力雖薄弱，但我底精神是一貫的。百折不回的。雖至力竭聲嘶，此身成了齋粉，我還是要反抗的。

因爲不如此不足以顯現人類底正義，不如此不足以安撫諸位底悲慘的犧牲——死。

說句重複的話：我對於諸位底死，表示無限的同情，應該反對戰爭。然而爲了全人類底幸福，自由與正義而不能不給與強者壓迫者以懲創，實又有提倡反抗的必要了。

我明知道：這些的話，未必能使諸位滿足，……（此時睜眼一看，鬼魂一個也不見了。）

青年 啊！原來他們早已不見了。

不識者 怎樣！你感覺了什麼沒有？

青年 我底頭熱得很！（用手拭頭上的汗）

不識者 你還是冷靜一點地好吧！

青年 本想如此的。但一見了他們，又迫不得已地興奮起來了。這樣下去，我恐怕將失掉了我底所主了。

不識者 不要多說話。那邊去吧！

（青年跟着不識者茫然退場。）

搬一個青年底夢

六二

第四幕

第一場 中國一古城門口（黃昏時節）

青年 好一座古城啊！

不識者 是的呀！

青年 怕有些時代了。文明得很呢！

不識者 是的呀！你羨慕古代底文明嗎？

青年 看是那一種的文明。文明無論是古代近代不都是可羨慕的。也不都是可詛咒的。可羨慕的文明，僅以人類生活上所必需的，不妨害人類底正義的生存的爲限。但如近代所謂世界文明國家底文明，實是可詛咒的哩！似近代這樣下去，國家愈文明則人類底生活愈可怕，愈感覺悲哀。

不識者 你對於這座古城的感想怎樣？

第四幕

六三



青年 有一種偉大崇高之感吧！

不識者 你底祖國也有這樣的古城嗎？

青年 從前是有過的。大概也不過支大固有的形式底仿效罷！但近年來早已爲西洋底科學所毀壞了。現在只剩了些殘磚斷瓦陳列在博物館，當作玩物般地供人家賞玩着而已。

不識者 年代過去了，什麼東西都是一樣，是要與年代同腐的。

青年 世界上沒有永久存在的東西麼？

不識者 除了顛撲不破的人類底正義。——槍彈大礮也衝毀不了的人類

底公理。

青年 （若有所思）……

不識者 你懷疑嗎？

青年 我不！我有同樣底確信。我相信在正義中掙扎着的弱者底生活，比任

意蹂躪正義與公理的強者底生活要遠大而永久哩！

不識者 你同情於弱者嗎？

青年 同情的。因為自己是一個懦弱的人，對於什麼都膽怯的緣故。

不識者 你底膽怯，人家打你底左面，你也將右面給他麼？人家脫你底外衣，你連襯衫也給他麼？是那樣的膽怯的人麼？

青年 （沉吟了一會）……是的呀！只要能成全人類全體底幸福，個人底幸福是可以全部犧牲的呀！

不識者 那麼，現在如有人要來滅亡你底祖國，你將怎樣呢？你也將雙手捧着你的祖國底土地獻給那人麼？

青年 （又沉吟了一會）……如果某種舉動太過於損害他人，太過於違反人類底意志，而定要強迫地施之於他人，那是罪惡。

不識者 止此嗎？

青年 那是恥辱。

不識者 還有呢？

青年 那是……

不識者 勇敢地說吧！

青年 那是非人道。那是人類的惡魔。

不識者 還要勇敢一點。

青年 我要詛咒他。

不識者 單是詛咒嗎？

青年 我還與他反抗。

不識者 但是如果你底祖國要倚靠着強權，侵略他人底國，你又將怎樣呢？

青年 那一樣地是恥辱！我要一樣地詛咒它反抗它。

不識者 你看吧！那邊來了……

（大礮一聲把那古城毀去一部份）

青年（嚇得面如土色）

不識者 文明的古城毀壞了！

青年 怎麼一會事，不嚇殺人麼？汗都嚇出來了呢。（以手拭額角上的汗）

不識者 你看吧！那邊來了呢！

（遠遠望出煙霧迷離，礮聲轟隆，人聲洶洶。）

青年 那煙塵向着這邊飛來了呢？還夾着槍礮的聲音。我們趕快避開好吧！

危險得很呢？

不識者 你不要怕。而且你也無須走避。你必得看個究竟。這實際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要把這一座偉大而崇高的古城轟毀？

青年 我怕哩！你看我底手足都痙攣了，我底心只是搖搖欲墜，我底脈息都

停了！

不識者（撫摩着青年）不要怕。你不要這樣老不長進。你屈指計算你底年紀看，你快要四十歲了呢。你撚一撚你底仁丹鬚鬚，看有多長了？

青年（撚着鬚鬚，哭笑不得）……唉！可怕的事，總是可怕，無關年齡大小的。

不識者 總之，你已到了諳練世情的年齡了。你底悠然活着的時代已經過去。

（轟轟的槍礮聲，殺殺的呼喊聲愈近了。）

不識者 你平日口口聲聲說讀書研究，現在就是研究的時候了。——那聲音，那煙塵，已愈加地聽得分明，看得分明了。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來作什麼的？

青年 可怕的事總是可怕！

不識者 爲什麼可怕？你也必得研究明白呀。

青年（躑躅不安）……

（又是一大礮的聲響，幾如天崩地裂，古城毀了一個缺口。）

青年（震倒了在地上）

不識者（將青年扶起）不中用的傢伙。這點小事就怕到如此地步。可怕的事還多得很呢。

青年 我底魂都嚇碎了。真够受了！

不識者 未來的悲慘，這才開幕呢。

青年 是有所不得已而這樣的麼？

不識者 有誰知道，是不是有所不得已。

青年 人類底生活，這樣的危險，無乃大可悲哀哩。這危險是誰造成成功的？

不識者 有誰知道，是誰造成成功的。

煙霧中的喊聲 自衛萬歲！帝國主義萬歲！

青年（傾耳而聽，若有所思，顯出難堪的樣子。）……

不識者 你聽見沒有？

青年 唉！我聽見的！我難過得很。我底心如潮似地翻湧起來了！我很苦痛！
不識者 是因爲恐怖麼？

青年 不是恐怖以上的苦痛！

（從煙霧中逃出一隊狼狽的百姓，走頭無路極盡悲慘）

不識者 你看見了沒有！

青年 唉！我看見的！

不識者 你感覺了什麼沒有！

青年 我感覺着悲哀！和平的生活，無端地被礮火毀壞了的悲哀……他們

（指着百姓）此後將往何處去呢？

不識者 你試想想看吧！

青年 應該去找求較好的較安全的幸福的生活，和平的生活嗎？

（一隊戴着自衛的假面的兵士包圍上來，那隊百姓浴於槍彈當中，血肉橫飛，哭聲震天。）

不識者 你看見了嗎！

青年 （躲在不識者懷中顫慄着。）……（軍隊直衝至古城下，把城邊的房子點着火燃燒起來了。）

青年 啊呀！我失了知覺了。我不知已走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哩！我底頭呢？我底手呢？我底足呢？……啊！野獸底世界，真可怕哩！……啊！野獸底世界，真可怕哩！……（在火光中發狂似地亂舞。）

不識者 你要沉靜些！你要用冷靜的頭腦去觀察！（拉住青年）現在正是你用學者的態度來研究的時候。

青年 ……

（軍隊於「自衛萬歲」「帝國萬歲」聲中從古城的缺口處如動物般爬進去了。）

青年 什麼？我全都昏了。

不識者 希望你能振作精神。站穩你自己底地方。

青年 我嗎？我自己底地方嗎？我真是昏亂極了，人爲什麼要活着，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了。

不識者 爲要活着，所以活着的吧！

青年 然而一部份的人，爲什麼無端地被殘殺呢？

不識者 不慘殺掉那一部分，自己這一部份恐怕不能活着吧！

青年 你捉弄我哩！

不識者 你以爲我底話是捉弄你嗎？然而，那些從古城底缺口爬進去的人們，正在把我底話當作真理一樣地奉行呀！

青年 他們從古城的缺口爬入，究竟是侵入人家底國，——是掠奪的行爲哩。

不識者 沒有掠奪的行爲，就不能侵入人家底國，自己就不能生活呀！不殺却了敵人而生活着是自己底恥辱呀！——這原理你研究過沒有？

青年 我真被你弄昏了。（自言自話）——戴着自衛的假面具無端地打進他人底國家，衝毀他人底古城，慘殺他人底百姓，這也說是人類生活上的必要，我真不解哩。……唉！（向着不識者）我真被你弄昏了！

不識者 你還沒有懂得這原理。你跟着我來吧！我們也從那古城底缺口爬進去看看吧！

青年 （茫然地跟着不識者走去。）

第二場 古城內十字街頭

青年 黑暗得很呢！連洋燈也沒有麼？這古城。

不識者 這古城，燈原是有的。因了軍隊進來，故意熄滅的。在光明底下，軍隊

不好行動。黑暗最是便於行軍的呀！尤其便於侵入他人底國家的軍隊。

青年 長久這樣黑暗下去，我們怎好向前進呢？

不識者 就在這黑暗中摸索着前進吧！

青年 我們趕快找到一個住家，去借一支蠟燭或是一個火把才行哩！

不識者 你試去敲敲他人底門，借借看吧！

青年 （暗中摸索到了一家門口敲着門，低聲地說）開門啊！我們是遠行

者呵！途徑不熟啊！而且夜又是這麼黑暗啊！我們想借到一點的光——

蠟燭或是火把……

門內的聲音 可怕的夜，我底兒子被戴着自衛的假面的異邦兵士殺掉了

呢？我不敢開門啊！

不識者 夜是何等地可怕啊

青年 我們另走一家吧！

不識者 好吧！

青年 (又來到另一家門口) 有人麼？開門啊！我們是遠行者啊！可憐得很！
途徑不熟啊！而且夜又是這麼黑暗啊！我們很誠懇地希求一點的光！
——蠟燭或是火把！

門內的聲音 可怕之夜，我底兄弟被戴着自衛的假面的異邦兵士槍殺了
呢！我不敢開門啊！

不識者 夜，依舊是可怕啊！

青年 怎麼好呢？(帶悲聲) 在這夜底長途中，一點的光也希求不着，怎麼
好呢！我們底希求絕望了，我們底生命，恐怕要終止了吧！

不識者 你沒有勇氣再希求了嗎？

青年
……

不識者 你再敲着勇氣去希求着吧！試試你底最後的命運吧！

青年 那末再走一家吧！

不識着 鼓着你底勇氣……

青年 （來到另一家屋門口用手敲門。有人麼？請開門啊！……

屋中的聲音 是那一位？

青年 我們是遠行者啊！

屋中的聲音 這樣可怕的夜，有什麼要事？

青年 可憐得很！我們途徑不熟啊！我們只誠懇地希求一點的光——蠟燭

或是火把……

（關門了，一老人淚眼涔涔地拿着一小小的火把走了出來）

青年 真是感謝不盡哩！

老人（在火把下用力注視着青年）你是異邦人嗎？

青年 是的。

老人 你是和那戴着自衛的假面的兵士是一起的嗎？

青年 但是我並沒有戴假面。

老人 你要知道：剛才有一隊戴着自衛的假面兵士在此地衝過去，把我底兒女都慘殺了呢！你看這屋內的屍骸……

（老人以火把照着地上的幾具屍骸指給青年看）

老人 多少的傷心呵！（嗚咽着）一點什麼可殺的緣故也沒有。我底兒女們都是極端和平的。看見一片樹葉落下來，都怕擊傷了頭地那樣怕事的小孩子們，只聽見一聲「自衛萬歲」「帝國萬歲」的可怕的野獸似的呼喊，他們就被衝倒了。從沒有流過血地竟這樣地血浴了他們底身體而死了。從沒有經過悲慘竟這樣地悲慘透過他們底心靈而死

去了。

青年（淌着眼淚）這真是人類底不幸。

老人（熟視青年）你對於異邦人的死也淌着眼淚麼？你還是一個好孩子呢！

青年 死是一樣地可爲悲傷的。是全人類底不可避免的悲哀。

老人 然而我底兒女是本可以不死而竟至於被死神捉住了的。——被無理的死神捉住了。

青年 這樣更其是可悲了。

老人 你聽見過那聲音嗎？「自衛萬歲」——「帝國萬歲」——究竟是怎樣解釋呢？

青年 這是人類不祥的聲音，你老人家不要管它哩！

老人 不管它，是的。原來我並不會管過它，可是怪難聽呀！我底兒女白白犧

性在這種不祥的聲音當中了。我不能想像：這不祥的聲音所經過處的血腥，將要幾時才洗盡呢？不，我不能想像：這不祥的聲音倘若從此不能消沉下去，將來的血腥更不知要怎樣瀰漫着我底故鄉哩！會成了血底洪水吧！……我詛咒這不祥的聲音。

青年

真地，這種不祥的聲音，只要是人，都應該詛咒它的。

（一聲「自衛萬歲」「帝國萬歲」從他們面前衝過去了一隊兵，擁着一個人的樣子）

老人

啊呀！嚇煞我了。我要關門了。火把在這里你拿去吧！（將火把遞給青

年）但是好孩子，你要小心！前面危險得很呢。那不祥的聲音正喧囂着呢！剛才一羣野獸似地擁着一個人過去了。不幸的死底巖石不免又將碰到那人身上，我真怕啊，對不起得很，我要關門了！（老人進去磕然一聲門關上了。）

青年（持着火把，茫然站立着）人爲什麼要活着，我簡直一點也不懂得了。

不識者 爲要活着所以活着的吧！

青年 然而有一部份和平的人，爲什麼無端地被慘殺呢？

不識者 不慘殺掉那一部分的人，自己這一部分恐怕沒有活着的可能吧！

青年 你底話，我不相信哩！

不識者 你不相信我底話，我也不強勉你。但是事實陳列在你眼前，終於要你相信的——剛才地上擺着的血肉模糊的屍骸你記得嗎？你應該牢

牢記著在心頭了吧！

青年 咳！總之不合理的生活，非人道的的生活，妨害他人底生活而生活着的生活，這都是人類底恥辱哩！

不識者 不要多說話啊！夜深了！我們向前走吧！

青年 這樣可怕的夜，還要我到哪裏去呢？

不識者 不要多說話，跟着我來吧！只要有火把在手……（青年跟着不識者退場。）

第三場 交涉署前

青年 （拿着火把）真地我們有火把在手，什麼也不怕了。……然而這裏有什麼可看呢！這是交涉署底前面哩！

不識者 你在這裏將要看見你所要看的東西。

青年 是理想的正義的生活底展覽會麼？

不識者 也許是的吧！

青年 我希求着理想的生活，我渴慕着正義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在我底一生雖不希望自己親身享受，但總希望親眼看見有一個人親身享受。這

個人是祖國底人固然也好，祖國沒有的話就是異邦人我也快樂。——
我想這事總該是全人類的意志吧！

不識者 我很佩服你底空想。

青年 不單是空想罷了。我將要用了我底力創造這樣一個真實的世界。在這世界裏沒有憎，沒有悲哀，沒有慘殺爭鬥……全人類相處相與如家人，如父子，相親相愛相互助地平平地和地過生活。

不識者 你真地要創造那樣一個世界麼？

青年 我是真心真意的。你等着看吧！

不識者 好吧！我誠心等着你呢！我就在交涉署前面等着你呢！

青年 我們不往前進了嗎？我們不趁着這火把底光明前進了嗎？
不識者 你暫時沉默着吧！你所要看的東西，將要在此地出現了。

青年 啊……

黑暗中的喧聲 『自衛萬歲』 『帝國萬歲』

青年 啊呀！不得了！又來了呀！

不識者 你快把火把給我。我照着你。你仔細地看。來吧，我們站在這高的階級上面看吧！

青年 （同不識者站在高的階級上）是什麼一回事？我這回要看個清楚哩！

（從人叢發出尖銳的痛楚聲。）

青年 啊呀！怎麼了！殺人麼？

不識者 你仔細地看吧！不是那個人的聲音吧！——

那根柱子上的，不就是他嗎？

青年 我看見哩！我清楚地看見哩！

不識者 你看那些個戴自衛的假面的兵士圍繞他在做什麼了？



青年 可怕呀！舉起白亮亮的刀來了。他們會把他殺死了啊！
不識者 不會的吧！你看吧。

（又是一陣尖銳的痛楚聲。）

不識者 他們割去了他底耳朵了！你看見嗎？

青年 割去了耳朵！我底眼睛花了，一點也看不見了。

不識者 他們沒有殺掉他，還算慈善呀！

青年 血淋淋地割去了人家的耳朵也算慈善麼？

（又是一陣尖銳的痛楚聲。）

不識者 你看見嗎？他底鼻子又被割去了。

青年 啊呀！大地迴旋起來了。我自己站立不住了。你不要對我說了。

（又是一陣尖銳的痛楚聲。）

不識者 他底眼珠又被挖出來了呢。

青年 够了。我再也不願意看了。不願意聽了。

（接着只聽見一種屠刮聲與死底掙扎的聲音。）

青年 （伏在不識者懷中）你救我！

不識者 不要怕呀！這是自衛的發端呀！這正是你底實地研究的時候。你看吧！他們已把他底身體分裂了。那顆鮮血模糊的心臟，還在活躍呢，你看見了沒有？

黑暗中的聲音 『自衛萬歲！』 『帝國萬歲！』

不識者 他們得到勝利了！

青年 你救我！我怕呢！這種將人不當人樣地慘殺的事，實在我從未見過哩！

不識者 不要作聲，他們又捉了一個活人來了！

青年 唉！我怕哩！你救我！

第四幕

不識者 他們動手了。

（黑暗中悲慘的詬罵聲與死底掙扎聲。）

不識者 他們已把那活人的舌頭割下來了。因為那人要詬罵他們。

（黑暗中又是一陣悲慘的絕叫。）

不識者 他們是一樣地處治法，割了耳朵，割了鼻子，挖了眼珠，最後把身體分成五份頭一份，手足連身各兩份。……你看，他們底工作完功了。

黑暗中的聲音 『自衛萬歲！』 『帝國萬歲！』

不識者 他們已得了勝利，高呼着口號走了。

青年 唉！我怕呢！你要救我。我底頭昏了。……人爲什麼要活着？我簡直完全不懂得了。

不識者 爲要活着所以活着的吧。

青年 然而有一部分無辜的人，爲什夢也似地失掉了他底生命呢？而且從

未有的悲慘。

不識者 不慘殺掉那一部分的人，自己這一部分恐怕沒有活着的可能吧！

青年 你底話太可怕了！我不相信你。

不識者 那也不勉強使你相信。但是你剛才看見的那柱子上綁着的兩個物，你不要忘記哩。

青年 總之，將人不當人的事，奪了別人底獨立和自由，任意把別人作犧牲品的事，用暴力壓迫人的事，……都是人類莫大的恥辱哩！

不識者 我們不要管那些事！夜神支配着世界還長哩。我們向前走吧！

青年 這樣可怕的夜，還要我到哪裏去呢？

不識者 辱頭，不要多說話，跟着我來吧！我們還有這火把在手呢！……

（青年跟着不識者退場。）

續一個青年底夢

第五幕

第一場 空中

青年 你走得太快哩！我怎樣也趕不上你。

不識者 路途遠得很呢！不快點走，將來不及了……你快點趕上來吧！

青年 我底力乏了。我底肚腔也餓了。

不識者 你要忍耐着！

青年 我們休息一回再走好麼？

不識者 現在不是休息的時候，却是努力往前走的時候。

青年 也走得够了。從沒有這樣走過。——似這樣去要到幾時才休息呢！

不識者 要到幾時才休息，誰也說不定。可是現在總不是你休息的時候。你

看……你低頭看看你底腳下吧！

青年（低頭看見高山大河及古城郭）啊呀！怎麼？我們是在空中行走吧！不識者 是的呀！

青年（趕上去握着不識者底手，兩人並肩而行）……

不識者 你看見下面的世界麼？……那高山……那大河……那古的城郭……那來往的人們……

青年 看見的。那高山好似坵埕一樣，……那大河好似污溝一樣，……那古的城郭好似鷄圈一樣……那來往的人們好似螞蟻一樣……

不識者 你感覺着什麼沒有？

青年 我只覺得人生非常渺小，如這膽怯的我，尤其是渺小的渺小。——恐怕要比螞蟻還不如哩。

不識者 要怎樣才不渺小呢？

青年 要怎樣才不渺小，這很難說哩！

不識者 你素所崇拜的耶穌、釋迦何如？

青年 在某一個時期，或者用得着耶穌、釋迦。但在某一個時期還未達到的時候，還不如印度、甘地無抵抗主義的抵抗主義。

不識者 那末你主張無抵抗主義了。

青年 不！並不是主張無抵抗主義。……我以為在人類底理想生活未達到以前，就是非人的生活，不合理的生活，罪惡的生活，尙支配人類的時候，無抵抗的抵抗主義，總比退縮的不抵抗要好得多。質言之，就是人生無論怎樣，不能坐視非人的生活，不合理的生活，罪惡的生活支配人間，毫不思所以抵抗消弭。

不識者 從今後你不膽怯了？

青年 我與你接近，我底做人的勇氣就漸漸地增加了。

不識者 我前回也曾聽見過你說了一些人樣的有勇氣的話，可是後來怎

樣呢！與你一別十餘年，依舊回復到了你從前那副頹喪的神氣……

青年 這正是因爲一失掉了你，我底作人的勇氣也就失掉了。

不識者 我們現在正在飄過一個海，你看吧！可怕的波浪……

青年 好偉大呀！如山的大浪……

不識者 你不怕嗎？

青年 不單是不怕，而且渴慕着。我渴慕着海底精神。我希望着把我渺小的肉體與怯懦的靈魂，投在這無邊的偉大的海裡洗個乾淨。我底人生才算得救了。——一個人過着平坦無奇的生活，最是無趣味的事。

不識者 你這十幾年來的讀書研究的生活，總算是有趣味的吧。

青年 我現在有點悔悟了。我不該把我底寶貴時光在平坦無奇中過去了。……從今後我應該學海底波浪奔騰起伏，千變萬化，以完成人生底偉大。

不識者 你底空中生活，這是第幾次了？

青年 我嗎？空中的生活嗎？這實在是初次哩！

不識者 恐怕不是吧！

青年 爲什麼不是？以前我實在未曾經過空中生活。飛行機和軍用的輕氣球都未曾坐過。

不識者 不錯，你是沒有坐過飛機和軍用輕氣球的。但是你仔細想想，你就要覺出來：你今日以前的生活，都是空而又空的生活，比現在我們在空中旅行的生活，還要靠不住吧！

青年 啊！……

不識者 如果你以前的生活，都如現在在空中這一剎那的生活一樣，你底身體，你底靈魂，確乎是爲了人類底自由而存在，確乎是爲了人類底幸福而存在，那你才可以說是你自己是確乎存在了。然而你仔細想想，你

在今日以前……

青年 你底話真對哩！我在今日以前的確沒有一天，或是一點鐘的幾分之幾過着這樣的生活的。這真是我底恥辱哩……然而此刻我們將何往呢？

不識者 何往？

青年 是了！我很願意繼續這種的生活下去。

不識者 恐怕不行吧。因為實際上你應該看的東西還多呢。

青年 我不願看了。實際上的東西太可怕了。我想想已够顛慄了。不識者 你不要膽怯，你還是勇敢地跟着我來吧。

第二場 朝鮮都市一車站

青年 這是什麼地方？

不識者 這是朝鮮。

青年 朝鮮也是古國哩！

不識者 你佩服朝鮮底文化嗎？

青年 雖然沒有什麼佩服的處所，可是它底存在，於人類底生存，並沒有什麼妨害，也可以讓它存在的。世界太大了，如果只用一種文化來支配，真是傻而又傻的事。一座花園如果只栽一種的花，那不是太煞風景麼？

不識者 但是事實，朝鮮底文化已經被日本沒落了。

青年 那都是不應該這樣而竟這樣了的。那都是世界的損失，——全人類底不幸，全人類文化底傷痕，這種傷痕，恐怕將萬劫不復哩。

不識者 你也爲朝鮮惋惜麼？你究竟是日本人。

青年 正因爲我是日本人的緣故，所以應爲朝鮮惋惜。我將要用了人類一顆公平而純潔的心來洗盡日本底污點。

（一隊白衣的男女，戴着自衛的假面具從他們面前走過。）
不識者 你看見了嗎？剛才走過的……

青年 （目送那隊白衣人）……唉！真正可憐哩。

不識者 不這樣，恐怕不能生存吧？

青年 誠然，人類底生活，不知要墮落到什麼地步哩！我不能不爲人類悲哀。
（叮噹的鈴聲響了。一個送號外的人走過。）

送號外的 （戴着自衛的假面具）號外！號外！

青年 什麼事？我們也買一份號外看看吧？

不識者 好吧！

青年 （摸着口袋）但是一錢都沒有。

不識者 你向他討一份看看吧！

青年 覺得很難開口哩。

不識者 你試試看吧！

青年 (遙呼送號外的) 喂, 賣號外的先生!

送號外的 (遠遠地走回頭) 要號外麼?

青年 是的。然而手中沒有錢哩! 對不起得很, 可惜一份看看麼?
送號外的 這是非賣品, 就送給你一份吧!

(送號外的退場。)

青年 (細看號外) 是一樁不了的事哩。

不識者 怎麼樣?

青年 你看這標題吧。『萬寶山華農暴動, 鮮人無數被慘殺』哩。
不識者 華農真是不人道呀!

青年 保不住不是煽動的反宣傳哩。

不識者 你怎麼見得?

青年 你不看見那送號外的也戴着自衛的假面麼？——我爲人類的命運
就心得很。

（那隊白衣人持着號外復上後面有四個着鮮服的警察跟着青年與
不識者躲在旁邊。）

白衣甲 不得了呀！我們底同胞被華農慘殺了呀！

白衣乙 難道我們袖手旁觀嗎？

白衣丙 我們想個方法，去搭救我們被難的同胞吧！

白衣丁 我們怎麼辦好呢？

（叮噹的鈴聲響了，又一送號外者從羣衆旁走過。）

送號外的 號外！號外！

白衣羣衆 （爭搶着號外。）

白衣甲 （讀着號外）真不得了呀，我們底同胞在萬寶山被華農慘殺了。

白衣乙 這樣的慘殺還了得！難道我們袖手旁觀麼？

白衣丙 我們趕快想個方法去搭救我們被難的同胞吧。

白衣丁 我們怎麼辦好呢？

警察甲 去報復吧！

警察乙 以殺報殺吧！

警察丙 這樣還不報復，還算是人麼？

警察丁 去吧！去拼個你死我活吧！

（白衣之羣將信將疑的表情，警察暴怒。）

警察甲 你們這班死豬，人家慘殺我們的同胞，竟至眼睜睜地望着麼？一動也不動麼？

警察乙 還不殺上去更待何時呢？

警察丙 並不是一定叫你們到萬寶山去，朝鮮境內，到處都有你們的敵人

——支那人把他們殺個痛快痛快就算完事呀！

警察丁（捉住學生）你發傳單麼？

學生 是的。

警察丁（拿着傳單細看）哈哈，你竟敢發這樣的傳單麼？（向着警察旁

白）這小子真可惡，不知受了何人的指使，恐怕是朝鮮一班不安分的革命黨所指使吧！他竟敢這樣糊說。你們瞧：這傳單上竟說「華農並沒有慘殺朝鮮農民」。

警察甲 怎麼得了呢！把這小子結果了他吧。加他一個「造謠惑衆」的罪名。

警察乙 好吧！就等我來下手！（對着學生）好小子，來吧，你犯了法了。你造謠惑衆，該當處死刑！你跟着我去吧（拉着學生退場。）

警察甲（對着羣衆）你們怎麼樣？還不去動手麼！還不去把你底敵人殺

個痛快麼？

警察丙 這還不報復，還算是人麼？

警察丁 去吧！去與敵人拼個你死我活吧！

白衣甲 我們沒有武器哪！

警察甲 路上的石子儘管有哪！

警察丙 你們底廚房裏，菜刀儘管有哪！

白衣甲 殺上去吧！

（白衣之羣蜂擁而去，警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跟着退場。）

青年 （同不識者走出）這一隊人此一去定有許多不幸發生哩。

不識者 爲同胞復仇，不是應該的麼？

青年 爲同胞復仇，實在是沒有的事。本來是和和平平的百姓，不願意殺人的。一般煽動家隨隨便便製造幾條可堪憤怒的新聞或是號外，就迫着

他們不能不去殺人，說是復仇，這難道也是應該的嗎？

不識者 在你看來也許如此。

青年 不但在我看，來也許此。一個人如果稍能從人道底立腳點來看事物，都要覺着此種煽動是不合理的。

不識者 然而那學生却白白地犧牲了。

青年 那是爲人道而犧牲的，他底人生却取得了相當的代價了。

（遠遠的聽得見呼喊聲，投石聲，擊破玻璃或木板聲，哀哭聲，咒罵聲，痛楚聲。）

青年 怎麼了！好可怕的聲音！

不識者 安靜些吧！

（青年與不識者又躲藏着。）

（一羣焦頭爛額的華人男女老小上。）

華人甲 (至賣票窗口) 先生! 買一張車票!

票窗裏的聲音 到什麼地方去?

華人甲 回中華民國去!

票窗裏的聲音 滿員了!

華人甲 唉! 到何處去逃命呢!

華人乙 (至賣票窗口) 先生! 買一張車票!

票窗裏的聲音 到什麼地方去?

華人乙 回到中華民國去。

票窗裏的聲音 滿員了!

華人乙 唉! 到何處去逃命呢!

華婦 (携着二小孩至賣票窗口) 先生! 買一張票。

票窗裏的聲音 到什麼地方去?

華婦 回中華民國去。兩個小孩怪可憐的，已經被暴民打傷了！

票窗裏的聲音 滿員了！

華婦 （哭着）到何處去逃命呢！

華人男婦 （大家相抱痛哭）我們到何處去逃命呀！……天哪！……我底

祖國哪！……我們已看不見哪！……

（警察甲乙丙丁驅着那羣白衣人趕來。白衣人手中有持着刀的，有拿着木棒的，有握着石子的。）

警察甲 不要膽怯，拼命趕上去殺呀！

警察乙 勇敢地打上前去呀！

警察丙 （指着一個握石子的）你底石子握在手中作做麼呀！你還不捧

出去，你真是一個蠢豬，你眼看着我們底同胞在萬寶山被敵人慘殺！

握石子的 （把石子往華人叢中擲去）……

（其餘的人，刀棒交加，華人死傷滿地，慘殺聲震天。）

（警察四人，脫去鮮服，相視而笑，表現出得意的樣子。）

警察甲 我們有維持治安的職務，你們不要鬧了呀！

警察乙 你們還不住手嗎？我們要盡我們底職務了！

（白衣人一哄而散。）

警察甲 怎麼樣？

警察乙 怎麼樣！我們底政策成功了呀！

警察丙 真正痛快呀！我們毫不費力就把可惡的支那人殺盡了。

警察丁 現在我們該呼一個口號慶祝我們底成功吧！

警察甲 好！我們就喊着『驅鮮殺華的政策萬歲！』

警察四人 『驅鮮殺華的政策萬歲！』

（警察退場，青年，不識者出。）

青年 (踏過縱橫的屍體) 唉! 人道真滅絕了。這情形比歐洲大戰還慘哩!

不識者 你還記得歐洲大戰嗎?

青年 歐洲大戰, 我雖然不記得了, 但是和平大會給我底印象很深哩!

不識者 與這情形是一樣的嗎?

青年 當然兩樣哩。那是以武力對武力, 所發生的悲劇, 而這是以石子刀棒對徒手所發生的悲劇。——徒手的人, 夢也似地就被打殺了, 恐怕死者自己連所以死的原因, 都不大明白吧。

不識者 那班打者殺者一定是很明白的吧!

青年 恐怕也未必哩! 在未打未殺以前, 他們不是很不願意嗎? 但是受了那警察先生底驅使, 以後才向前打殺的。——才不得不向前打殺的。不識者 那末, 警察先生一定是很明白的吧。

青年 恐怕也未必哩。警察先生雖然高呼着驅離殺孽萬歲, 然而戴着自衛

的假面具的。如果他把假面具脫下了，恐怕對於他自己剛才的行動——
——偽著辭人衣服指揮辭民襲擊華人——也要莫明所以了。

不識者 那末你這局外人，自己一定是很明白的了。

青年 我嗎？更加模糊得很。如果我早明白了這原理：不搶奪了他人底飯碗，自己就得不到一粒飯下咽喉，不殺掉他人，自己便不能生活；不滅亡了人家底國，己國便不能存在；不消滅了別一種民族底文明，自己這一族底文明就不會發展；我決不是這樣一個弱者了。

不識者 那末有誰明白這些人所以死的原因呢？

青年 有誰明白……

（叮噹的鈴聲響了，送號外的上。）

送號外的 號外！號外！

青年 大約看看號外就會知道了吧！



不識者 是的呀！我們看看號外吧！

青年 然而我們仍舊一錢莫名哩！

不識者 向他討一份看吧！反正是非賣品。

送號外的 是的，你要一份麼？

青年 好吧，請給我一份看吧。

送號外的 （給青年一份退場。）

青年 （讀着標題）『全鮮華僑大暴動。鮮民多數被慘殺！……怎麼這

麼一回事，不是我看錯了題目嗎？難道我是在做夢麼？

不識者 絕對不是你看錯了，也不是你做夢。

青年 怎麼？這地上華人底死屍，尚在血肉模糊就能暴動了嗎！

不識者 你不要糊塗。你要知道：新聞記者要比你聰明得多呀。

青年 唉！這都是從國底鼓子裏弄出來的魔法哩。（看看地上的屍骸慘然

無語。

第三場 吉林東亞旅館門口

青年 人爲什麼要活着的？現在我更加迷糊了！

不識者 你底毛病大概是讀書太多而實際的觀察過少吧！

青年 然而我，在實際上的觀察也不能說是過少吧。現在說來，我反而覺得

實際上的觀察靠不住哩。——因爲我們的觀察的實際，還不能算是實際，只能算是實際底外表，那裏面的包含的真面目，實在又是另一回事。那一回事，是我們局外人所不能懂得的……看來這個渺小的我實在太可憐了！

（擡頭看見東亞旅館。）

怎麼？我們走到了東亞旅館了。我們將要進去休息一會兒麼？

不識者 不！這裏不是我們休息的處所。

青年 那末到這裏來做什麼呢？

不識者 也不過是看看你所要看的呀。

青年 算了吧！實在，什麼我也不要看哩。

不識者 你要忍耐着，忍耐到最後的人，必要得救的。

青年 唉！我真被你累够了！

不識者 住口！那邊來了呢！

（一個日本警察來到旅館門口手中拿一份報紙。）

警察 （進了旅館大門）有人麼？

賬房 啊！先生來了！有什麼要事……

警察 會金利三。

賬房 啊！金利三嗎？是哪裏的人？等我查一查賬簿吧。

警察 是朝鮮人呀！他住在二樓二百六十四號，我曾經會過他一次的。

賬房 啊？（查着賬簿）……那末對了。是住在二樓二百六十四號。

警察 是的！我要會他。請你通報一聲，說是一個姓鈴木的。

賬房 那末請稍等一等（退場）。

警察 這小子真可惡！竟敢在吉長日報上發表聲明書！還了得！這不是明明

白白丟日本人底臉嗎？這不是明明白白反抗帝國底威權嗎？……（反

覆看着報）

（金利三跟着賬房上）

賬房 （指着警察）就是這位先生會你。

金利三 啊！

警察 金利三先生你好？

金利三 鈴木先生你好？今天有什麼要事？

警察（把報遞給他）什麼要事到沒有，不過這裏有一份吉長日報，請你

看看！……這個聲明啓事不是你自已登的嗎？

金利三（看看報紙）……是的，是我自己登的。

警察 是你自己願意登的嗎？沒有一個人強迫你嗎？

金利三（緊張的語氣）是的！是我自己願意登的！而且從良心上的願意。

並且也沒有一個人強迫我。

警察（兇狠地看着金苦笑）哈哈！

金利三 是的！沒有一個人強迫我。你要怎麼樣？

警察 哈哈！看真倔強呢！你忘記了我們倆前面訂的條約嗎？

（旅館中一羣客圍了攏來，青年與不識者雜在其間。）

金利三 倔強又怎麼樣？爲了正義人道，我不能不倔強了！我底良心再不能

受你們豺狗一般的惡魔欺騙了！什麼條約？完全是受了你底欺騙！

警察 你還要罵人嗎？你真好大膽！

金利三 我要罵你又怎麼？

警察 你犯了法律了。

金利三 什麼法律！自私自利的法律，損人利己的法律，欺騙弱者的法律，我要反對它了！犯了法律你又怎樣？

警察 （苦笑）哈哈！

金利三 我再也不能受你底欺騙了。任憑你怎樣！

警察 我幾時欺騙過你？

金利三 你嗎？你會用手鎗逼着我戴着自衛的假面具，豈止欺騙！你會用威權恐嚇我。要我捏造事實，捏造一些華人慘殺鮮農的事實，以鼓動我朝鮮底同胞，驅殺華人，豈止欺騙！

警察 哈哈！你竟至連那些叫你不要說的話都說出來了呀！你完全是一個

不守信約的人，你是一個信約破壞者！

金利三 那種非人道的信約我堅守它有什麼用處，那種蔑視公理的信約，我誓必破壞它，我誓必以熱血反抗它！

警察 哈哈！你底話真不錯，你看我這個是什麼？（從袋中拿出手鎗，故意顯視於金，旋即收藏。）

金利三 我還怕你底手鎗麼？……唉！現在我深深地悔悟了。前回就是因為怕死，怕了你底手鎗，所以丟棄了自己底良心，捏造了許多鮮人在萬寶山被華人殺害的消息，結果激動了我們朝鮮同胞，慘殺了無數的華僑男女。眼見着無數的和平的人們，夢也似地遭了慘殺了。……唉！這都是因為我怕了你底手鎗的緣故。這都是因為我要保全我個入自己底幸福的緣故。……總之，這都是我自己一時糊塗受了你這戴着自衛假面的蛇蝎一般的心腔，豺狼一般的行爲的人間的惡魔底欺騙與壓迫。現

在我要懺悔了，我要懺悔我以前的罪惡的卑鄙的心靈。現在我要反抗了，我要反抗世間一切罪惡的卑鄙的行爲。我要把你前回給我的自衛的假面撕碎！我要把你欺騙我訂立的那無理的契約撕毀！我要用了我底血來洗淨你給我的一切恥辱！我要用了我底肉來填滿你幫我弄成的人生底缺陷……我還怕你底手鎗嗎？我要大膽地向着羣衆宣布你底一切罪惡！

警察（取出手鎗）你真地敢向羣衆宣布一切嗎？

金利三 有什麼不敢（向着羣衆）諸位：你們看呀！這裏有一個惡魔，人類底公敵。他慣用欺騙的手段在人類中作祟，使人類發生許多的悲慘。他曾經誘惑我，欺騙我，威嚇我，使我作了一樁不可挽救的人類的悲慘。是什麼一回事呢？如果要詳細地說，恐怕幾小時也說不完。這裏有一份吉長日報，句句是真的。大家看了自然會明白的。總之簡單地說吧。第一句

話日本想要滅亡我朝鮮的民族！（血液沸騰了）

警察（舉着手鎗）你還要說下去嗎？

金利三（對着警察）我怎麼不說下去！現在我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對着大衆）第二句話就是日本想要滅亡中華民國。但是如果日本自己出面，喊着這兩個口號，一定要惹起世界各國底大注意；並且要對於它——日本——自己發生有不利的批評與行動的。於是它想出了以夷制夷的毒計，挑撥我們朝鮮的同胞與中華底同胞底惡感，使至於互相慘殺，他日本人就坐收漁翁之利，而坐享世界一等文明國家底榮譽。諸位呀！日本人靈魂多卑鄙，日本人底心計多詭毒呀！

警察（把鎗對準了金底心窩。）

羣衆 啊呀！

警察 你還要說下去嗎？

金利三（向着警察）我爲什麼不說下去！現在我底熱血還在沸騰。……

（向着大衆）不幸的我，卑怯的我，就是第一個中了日本底毒計的人。我曾經爲了挑撥鮮人與華人底惡感，捏造過電報，捏造過新聞，陰謀毒計，無所不至。結果：無緣無故，把和平的華人底血灑遍了我朝鮮大陸，這是人類多麼傷心的悲慘呀！這種悲慘都是我一個人一手造成的，都是我一個人受他（指着警察）底利誘與威迫一手造成的。……諸位！現在我底良心復活了！……

警察（拍地一聲，金利三倒地）你底良心復活了嗎？哼！

羣衆 啊呀！悲慘的叫聲！

警察（苦笑向着大衆）不要驚慌！金利三畏罪自殺了！

（羣衆慘然退去。警察也悄然退場。）

青年（昏迷的樣子）啊呀！怎麼？我是在做夢麼？

不識者 不是做夢，是真的事實哩！

青年 真的？似這樣人類，無論怎樣，也不能活下去了！

不識者 事實！活着的人，還是很健康地活着，還是很高興地活着。

青年 然而也就够受了吧！

不識者 恐怕也就了無所事地過去了吧！就是看見也裝着沒有看見一樣，

就是聽見也裝着沒有聽見一樣地過去了吧！誰管人類底將來怎樣過

活呢？

青年 這樣看來，公理人道已成了強者底公敵哩！我不能不為將來的人類

就心哩！

不識者 不必管那些！你跟着我來吧！

第六幕 戲園

青年 這裏還有什麼可看？

不識者 這裏有戲劇看呀！

青年 幾時開演？爲什麼沒有別的看客呢？除了我們兩個人。

不識者 大約是沒有什麼價值的脚本罷！

青年 既然沒有什麼價值，何必花費時間來排演呢？更何必花費時間來看它

呢？我們回去了吧！

不識者 不要急躁吧！已經來了，何妨安心看看！

青年 看了恐怕更難過哩。

不識者 沉靜些！要開幕了呢！

青年 （茫然）

(第二幕中的友人及女人一二登場。)

青年 你怎麼也來了？你不是被警察捉去了嗎？

友人 我已經逃走出來了！

青年 你和你夫人一起逃走出來的麼？

友人 是的！但是，唉！不幸得很！有幾個青年男女同志沒有逃出的，已被砍斷了手足禁錮起來了。

青年 你們也是來看戲的麼？

女人 不是！我們是演員哩！

青年 你們做的戲一定是成功的作品罷！

友人 恐怕是不成器的作品罷！還要請你不客氣地批評哩！

青年 豈敢！

(鈴聲)

友人 鈴聲響了，我們要出場去的，暫且再會吧！

女人一二 再會吧！

青年 再會吧！

（鈴聲一響幕開了。內又有黑幕。黑幕中奏着悲哀的喪葬樂。樂止，幕開。一個國底鼓子放在舞臺中央。鼓裏面怪聲喧嚷，第一幕裏出現的怪物次第從鼓子裏蠕蠕而出。旋又奏着悲慘的樂聲，怪物隨着樂聲作野獸之舞，良久始罷。大衆對着黃瓜精高呼一聲『萬歲！』）

烏龜精 我們底工作已經作得不少了。自從我們全國改裝自衛的假面具以來。

黃瓜精 （張開着口）我底肚腔餓了！再也熬不下去了！你們得了一些什麼好東西，趕快拿來我充饑罷！

烏龜精 你們得了一些什麼好東西，趕快拿來陛下充饑呀！

南瓜精 (拿着鮮血一塊) 這裏有濟南支民鮮血十萬二千斤, 這是無上的妙味。

黃瓜精 這是最喜歡吃的呀! 哈哈……

骯髒鬼 (拿着一顆頭顱) 這裏有刮掉耳朵, 鼻子, 剝去眼睛的淨頭顱一個, 是支那出產的無上的珍品, 謹以獻上!

黃瓜精 我樂極了呀! 從沒有吃過的, 這美味。

矮猿精 (拿着骷骨) 這裏有朝鮮華僑淨骨五千斤, 這比御用的經節還要滋補。謹以奉上。

黃瓜精 我真快樂呀!

鈴蟲鬼 (金盤中盛着一顆心) 這裏有鮮民金利三底赤心一顆。

蝦子精 (銀盤中盛着手足數雙) 這裏有陛下臣民男女手足許多雙。這些男女都是不安分, 不願戴自衛的假面的, 臣已把他們底手足砍了

來，特以奉獻。

黃瓜精 我真快樂呀，我從此以後，我底肚腔可以不會饑了。——但是你們

（指着金瓜精和井水精）還有沒有呢？

金瓜精 這裏有支那因內爭而收獲的鮮血百萬斤，骷骨二百萬斤。謹以獻上。

井水精 這裏有支那因饑荒而收獲的餓殍十萬具，因洪水而收獲的浮屍十萬具。謹以獻上。

鼈精 這裏有自造國際謊麵一萬二千條，謹以獻上。

黃瓜精 我真快樂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呀！你們應該乘着支那底內爭最激烈，饑荒洪水正厲害的時候，更要努力工作呀！造謊的應該趕緊造呀！你們現在至少應該把滿洲完全弄到手，才算是發揮我們固有的國民性呀！

烏龜精 你們大家聽見了沒有？聖上底話，你們應該乘着支那內爭最激烈，饑荒洪水正厲害的時候，拼命地工作呀！不要失掉了機會呀！造說的應該趕緊造呀！這一次至少要把滿洲完全弄到手，才算是發揮我們應有的國民性呀！

大衆 我們知道了，呀！

（樂聲又作，大衆又舞蹈起來。舞罷，除了南瓜精鼈精外，魚貫入了國底鼓子裡。）

南瓜精 再幹起來吧！這一次要把滿洲完全弄到手裡纔好哩！

鼈精 自然哪！

南瓜精 但是怎麼下手呢？

鼈精 怎麼下手你想想看吧！

南瓜精 （極力思索）啊！我想出來了！

鼈精 (極力思索) 啊! 我想出來了!

南瓜精 你先說吧!

鼈精 還是你先說吧!

南瓜精 好吧! 我說吧! 我還是少不得你。

鼈精 要我做什麼?

南瓜精 你先給我造一個謊, 對支那提出一個交涉。

鼈精 那是我底職務! 但是造謊的材料還是要你供給我! 因為我對支那造

謊交涉, 差不多各種材料都使用盡了呀!

南瓜精 (雙手捧着頭極力思索) 要我供給吧! ……哈哈! 有了!

鼈精 有了什麼? 你說出來看吧!

南瓜精 說是支那殺死了我一個士兵。

鼈精 士兵官職太小了罷! 不好提出交涉。

南瓜精 殺死了我一個少將罷！

鼈精 那又太大了。官職太大，倘若被國際發現是假的的話，那時很難自辯

哩！

南瓜精 那末就說殺死了我一個大尉罷！

鼈精 那好極了！但是還要一個帮忙的。

（這時豹子鬼已從國底鼓子裡出來了。）

南瓜精 要誰個幫忙？

鼈精 就是他。（指着豹子鬼。）

南瓜精 就請他幫忙罷。

鼈精 喂！（向着豹子鬼）你知道嗎？

豹子鬼 什麼？

鼈精 我們底國家不得了。現在是你盡職的時候了！

豹子鬼 我一向是盡職的。

鼈精 但是現在更加需要得着你了。

豹子鬼 只要我能够，我總能應付國家底需要的。

鼈精 我現在要你捏造一個新聞。

豹子鬼 可以遵命的。因為捏造新聞，向來就是我底職務。

鼈精 那好了！你只說我們底國家到了危險萬分的時候了！支那人已把我

們底大尉殺死了呢！大尉是我們國家底干城。干城都被敵人殺死了，我

們底國家何以立國於地球上呢！

豹子鬼 好吧！我就乘着這個意志去做吧！但是——大尉底名字呢？

鼈精 啊！這到很重要！老南，大尉底名字呢？你給他取一個罷！

南瓜精 那就叫做「犬養誠」吧！

鼈精 這不大好，這是政治家底名字！

南瓜精 那就叫做「山梨健」吧！

鼈精 這也不大好。這是大將底名字。

南瓜精 (極力思索) 叫做什麼好呢……那就叫做「中村義次郎」好吧！

鼈精 好極了！(向着豹子鬼) 你記着了吧！大尉底名字叫做「中村義次郎」呢！

豹子鬼 我記着了，但是在什麼地方殺死的呢？屍首在何處呢？

鼈精 哈哈！這是一個難問題了呢！

南瓜精 真正，這是一個大難題目。怎麼好呢？大家幫忙想吧！

鼈精 對了，大家幫忙渡過這一個難關吧！

豹子鬼 好吧！讓我想一個方法吧……啊，得了！這樣看可以麼？

南瓜精 怎樣？

豹子鬼 只說是支那人把大尉殺死以後，連大尉底屍體都吃光了。大家都知道支那人正在饑餓當中過生活呢！這樣一來，美大、英大、法大沒有一國不相信的了。

南瓜精 好極了。

鼈精 好極了。真是妙想天開哩！

南瓜精 你真聰明！佩服之至！那末就照着這辦法辦吧……那末，我底軍隊就可以出動了吧！

鼈精 且慢！且慢！提出交涉，還是外交上的手段，還不是出兵的機會。因為如果支那一味拖延下去，或者賠款抵命了事，你底軍隊還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滿洲我們還是不能得到手。所以我以為在這以外必得有一個用非常手段的口實才可以達到目的。

南瓜精 你底話真是不錯。我底頭腦簡單極了，幾誤大事。但是，要怎樣才可

以有一個用非常手段的口實呢？（極力思索）……要怎樣才可以有一個用非常手段的口實呢！請你們大家想吧！

（大家都在用力思索，骯髒鬼早已從國底鼓子裏走出來了。）

鼈精 要怎樣才可以有一個用非常手段的口實呢？

豹子鬼 要怎樣才可以有一個用非常手段的機會呢？

骯髒鬼 （看着他們笑了出來）哈哈！你們真是一些笨人。非常手段，非常手段，只管在口裏叫着，一點也沒有辦法。真要笑煞人了。

南瓜精 那末你一定是有辦法的了！就拜託你幫忙，想一個辦法罷！

骯髒鬼 我底辦法，簡單又簡單。

南瓜精 怎樣呢？

骯髒鬼 怎樣？只需要一枚的炸彈，放在我們底既得權利鐵路旁邊一炸，我

們只須這樣喊一聲：『支那炸破了我們底鐵路呀！』我們趕快自衛

呀！我們底軍隊就可以跟着這兩個聲音一擁上去，把他們底國家打個落花流水。我們以後只須咬定這一個口實就可以爲所欲爲，達到我們底目的，把滿洲完全弄到了手。

鼈精 唉！這怕做不到。恐怕有第三者要出來講公道話吧！

骷髏鬼 第三者？第三者管他做什麼？那時如果有第三者要出來干涉，我就要問他『人家炸破了我底鐵路，妨害我國家底生命財產，還能一動也不動麼？難道我們講自衛，你也要來干涉麼？』這樣一來，就沒有人敢說話的了。

西瓜鬼 你底辦法真妙極了！你真是國家底干城！我們底國從此得救了。

鼈精 那末我們就照着這個辦法辦呀！
豹子鬼 我們就這樣辦呀！

（各人次第攆進了國底鼓子裏。）

（少頃，國底鼓子轉動，現出日本某都會中一個咖啡館。街上履聲車聲人聲雜沓地奏着交響樂，館中有男女數人正在喝茶閒談。）

男一 現在我們底國家危險得很呢！

男二 爲什麼？

男一 支那人殺死了我們底中村大尉！

男二 你怎麼知道？

男一 我剛才在街上看見號外。（從懷中取出一份號外。）

男二 給我看看罷！看是那一家報館底號外！有幾家底號外是朝日新聞發刊的，你能說是撒謊麼？

男二 （細看號外）真地呀！

男一 可不是真地！我們底國家真到了危險關頭！你看：不是說連大尉底屍體都尋不着，怕是支那人養喫了呢！

男二 怎麼，就會連尸體都煮喫了呢？

男一 那也說不定。支那底人民窮困得很呢。而這一向荒災水災餓死的人不少！保不住要殺我們日本人作食料哩。

（街外鈴聲響了，從門口飛進一張號外。）

男一 （拾着號外）你看，又來了呢！這是日日新聞發刊的。

男二 真地呀！（接着號外細看）完全是一樣消息呀！這樣下去，我們日本人不會被支那人吃光麼？我真憂慮着呢！

（小孩底哭聲。）

女人一 好寶寶，不要哭呀！支那人來了呢！他要把好哭的小孩殺了，煮來作菜吃呢！

女人二 怪可憐的，你不要嚇壞了他呀！

（街外鈴聲響了，又飛進一張號外。）

男一 又來了！（拾着號外）這是時事新聞發刊的。

男二 真地呀！消息完全是一樣的呀！

（小孩還是哭個不止。）

女人 好寶寶，還要哭嗎？你看，號外，號外，支那人殺吃了我們底中村大尉，可怕得很喇！

女二 你不要說些可怕的話嚇他喇！怪可憐的喇。

（鈴聲亂響從門口接連飛進了號外數張。）

男一 可真不得了呀！（各人爭拾號外）號外又來了。

男二 這是報知新聞的。

另一聲音 這是讀賣新聞的。

又一聲音 這是每日新聞的。這是都新聞的。

男二 消息都是一樣的呀！

男一 可真不得了呀！我們底國家還不講究自衛，我們東京底人會被支那人殺光了的。

（嗚嗚地軍號聲地送來……旋街上有一種沉重的軍隊底步伐聲。）

男一 （傾聽良久）恐怕是我們底自衛隊開動了。

（舞臺漸漸灰暗，咖啡店中的男女已消失了。）

（鼈精與支大在半黑暗中登場。）

鼈精 我這回要向你提出一個交涉。

支大 什麼交涉？

鼈精 你殺了我們一個大尉。

支大 我殺了你一個大尉嗎？

鼈精 不錯！你殺了我一個大尉。

支大 大尉？叫什麼名字？

第 六 幕



一三五

鼈精 名叫中村義次郎。

支大 中村義次郎？什麼時候殺的呢？

鼈精 什麼時候？就是那天太陽出來的時候。

支大 太陽出來的時候？我不相信，我在青天白日之下能作出這樣的壞事？

鼈精 然而我底大尉總算是你殺死的。

支大 你是一向說謊的，你底話一點也靠不住，恐怕連你自己也不會相信。

——但是你且說是在什麼地方殺的？屍首在什麼地方？你必得要拿出

證據來呀！

鼈精 什麼地方？我也忘記了。要問你自己。屍首呢？大約是你把它煮吃了吧！

支大 什麼話呀！我一向來沒有吃過人肉。

鼈精 你從前沒有吃過人肉，也許是真的。但是你現在水災荒災，饑餓者那

麼多，難保不吃吧！

支大 你不要講得太沒有道理了。你要依據你自己底良心說話呀！

鼈精 總之，什麼良心不良心，我都不管。我現在是在這裏辦交涉，不是對你

說教。我只知道在太陽出來的那一天，你殺了我底中村大尉，屍首無着。你是把它煮熟充饑去了。現在你要賠償我底損失，懲辦兇手，保證以後不致有同樣的事發生。我底生命財產要有一種永遠的保障。

支大 你這真是無理的要求呀！

鼈精 你也敢說我是無理的要求嗎？

支大 你這實在是無理的要求哩！

鼈精 但是如果你要強硬，我就要照着條約行事，採用最後的手段了。你違反條約是國際正義所不許可的。

支大 我違反了你底什麼條約？

鼈精 什麼條約？二十一條，難道你忘記了嗎？

支大 什麼二十一條，是你乘着歐洲大戰的時候撒謊假造的。並沒有經過我底承認。不能算是雙方同意的條約，你再不要拿來欺騙我了。

鼈精 總之，你殺死了我底中村大尉，是實在的。你應該負責賠償。

支大 你是專門以撒謊爲生活的無賴漢，我對於你這毫無理由的要求，毫無證據的要求，可以置之不理。

（此時南瓜鬼鼈髒鬼已上了場。）

鼈精 哈哈！置之不理！（對南瓜精）你聽見了嗎？置之不理呀！

南瓜精 怎麼？敢置之不理好！（對鼈髒鬼）你聽見了嗎？置之不理呀！你趕

快去準備動手呀！

鼈髒鬼 知道了呀！只等時候一到就可以打上去呀！

鼈精 （向支大）支大你怎樣？真地置之不理嗎？

支大 我沒有法子理你。你這毫無理由的要求。

罄精 好！你等着吧！

（舞臺愈加黑暗了。）

（黑暗中彷彿一隊軍隊走到一個什麼地方，工作着各種軍事底佈置。）

骯髒鬼底聲音 軍事準備好了嗎？

另一聲音 好了！只等炸彈一爆發。

骯髒鬼底聲音 炸彈安置好了嗎？

另一聲音 好了！只等命令了。……要到什麼時候才發命令呢？

骯髒鬼底聲音 快到了，準備吧！

（黑暗中現出「九月十八夜十二時炸彈爆發」十二個血紅的字。）

骯髒鬼底聲音 大家看見了沒有？九月十八夜十二時呀！

另一聲音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骯髒鬼底聲音 現在是九月十八夜十一時五十九分一秒了。……到了緊

急的時候了！只有九秒鐘了！大家準備吧！只有八秒鐘了！準備吧！到了到了……只有五秒鐘了，只有四秒鐘了，只有三秒鐘了，只有兩秒鐘了，只有一秒鐘了……

（黑暗中轟然一聲，火花四射。）

骯髒鬼底聲音

支那人炸破了我們底鐵道了呀！進呀！自衛起來呀！

黑暗中附和的聲音

支那人炸破了我們底鐵道了呀！進呀！自衛起來呀！

（接着就是鎗聲，砲聲，機關鎗聲，坦克車聲，空中的飛機聲，以及猛獸一樣的殺殺……地狂叫聲。接着就是火光燭天。照着大地通明。）

（火光中一羣男女難民東奔西竄走頭無路。）

難民甲

呀！看呀！東北邊防司令部火起了！

難民乙

呀！北大營也火起了！

難民丙

呀！大北邊門也火起了！

難民丁 我們往哪裏去逃命呢？這是怎麼一回事？

難民甲 是馬賊殺進了城嗎？

難民乙 不是吧！就是馬賊也不至於這樣的兇猛。

難婦一 （滿身鮮血淋漓。）天哪！比馬賊凶得多呀！馬賊我是遇見過，向着馬賊還可以求情講理，向着這班兇星惡煞，與他講理，簡直不懂呀！你看我底手上已刺了五刀……

難婦二 天哪！這不知是那裏來的一些賊匪不如的魔鬼呀！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野蠻的魔鬼……我底天哪，我底丈夫已被它們砍成肉醬了！我底天哪！

一個小孩 哎喲！血淋淋地哭了出來，倒在地上了。

羣衆 （失聲地哭了。）哎呀……

難民甲 是怎地？今晚是在作夢麼？怎麼遇見了這種慘無人道的惡魔！

難民丁 鎗聲愈迫愈近了！我們到哪裏去逃命呢！天哪！這深夜。……

（街街裏又走出來了一羣男女老少的難民。）

人叢中的聲音一 真要命呀！我底五歲的兒子被砍死了呀！是哪裏來的這樣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人叢中的聲音二 我底父親母親都被慘殺了呀！我底房子也被火燒起來了呀！

人叢中的聲音三 我們還逃到哪裏去呢！前後左右已佈滿了可怕的惡魔！

人叢中的聲音四 這惡魔真可怕呀！頭上戴着銅帽，身上穿着黃衣，臉上蒙着一副假面具，簡直認識不出來是人還是鬼哩！

人叢中的聲音五 恐怕是從哪一個山林中放出來的野獸吧！

人叢中的聲音六 不是的吧！恐怕是從地獄中放出來的餓鬼呀！

人叢中的聲音七 但是它們口中彷彿喊着什麼『自衛萬歲！』『帝國萬

歲！』的聲音呀！

人叢中的聲音入 是什麼？簡直使我們發昏了。——總之我看得清楚，人一樣裝束，獸一樣的動作，這是無可疑的了。

難民甲 東北邊防司令部底火越發燃燒起來了！天都燒紅了半邊，煙霧迷天，把我們呼吸的空氣都弄污濁了。我們真是走頭無路了！

（遠遠一陣『自衛萬歲』『帝國萬歲』『殺殺殺……』的聲音傳來。）

羣衆 啊呀！來了呀！（於顫慄中慘呼一聲，心膽俱碎了。）

（接着，一羣銅帽黃衣的軍隊掩上，只見火光之下刀劍鏗鏘，血肉飛濺，哭聲喊聲，悲慘震天。……一羣難民殺倒在地。）

（聲靜了。火光中照着那羣兵士在那裏吮吸難民底血，吸不完的，用軍用水壺盛起來。）

兵士底聲音一 |支那人底血真吸不盡呀!

兵士底聲音二 而且是無上的妙味呀!

兵士底聲音三 在御用品中是第一喜歡吃的呀!

兵士底聲音四 在御倉庫裏已經儲藏了不少呀!

兵士底聲音五 前一回單是濟南支民底鮮血就有十萬多斤呀!還有一顆

刮去耳朶鼻子的淨頭顱呀!

兵士底聲音六 還有朝鮮華僑底淨骨一萬斤呢!

兵士底聲音七 真是一輩子也吃喝不盡了呀!

兵士底聲音八 不要多說話,要多努力吸取呀!

(一隊兵士扛着許多的財物上。骷髏鬼跟在後面。)

兵士底聲音九 我真扛不動了呀!你看這麼重的東西!(從扛袋中拿出黃
的金子,白的銀子,紅的鮮血,靛青的人骨來。)

兵士底聲音十 再扛下去，我們真要氣乏死了呀！我們歇歇吧！

骯髒鬼（看了這情形旁白。）我要說幾句話激厲士氣了！（對兵士）你們這班死豬，你們現在還怕死嗎？爲了國家底自衛還怕死嗎？你們應該捨身救國呀！你們應知道：我們底鐵路都被支那炸破了呢！我們底國家已到了萬分危險的時候了！你們現在還不努力把滿洲弄到手，要等待何時呢？要等待我們帝國被支那滅亡了才動手嗎？

兵士大衆底聲音 我們努力前進呀！

（火光漸漸熄了，全場沉寂只餘地上屍骸。）

（鼈精支大登場，舞臺仍是半黑暗的世界。）

鼈精（踏在屍骸上）這回你又用炸彈炸燬我底鐵路了！

支大 我炸燬你底鐵路？

鼈精 是的！你炸燬我底鐵路。破壞世界底交通，這是極野蠻的舉動。你將要

惹起世界底公憤，你將爲人類底公敵……

支大 好吧！任憑你怎樣捏造呀！但是我要問你：但是你用兵力佔據了我底藩城，搶奪了我底財產，殺戮了我底人民，你是爲的什麼呢？你踏着的這滿地上的屍骸是從何處來的呢？

鼈精 這都是我底自衛。都是爲了保護我底人民底生命和財產。

支大 你底話真是瞎湊。你完全一點良心都沒有。

鼈精 我底正當的自衛，難道是違背良心嗎？

支大 你如果是正當的自衛，我沒有話說。但是現在你是打進了我底家，你是把我家裏的人殺得血流成河，把我家裏的財產搶得倉庫如洗，你把屍骸中的血都吸盡了，這也算是你底自衛，這也算是你底良心嗎？

鼈精 是的！這正是我底自衛！正當的自衛！這正是我從良心發出來的行爲！
支大 唉！這樣！你真是另有肺腑。你底心理已不是普通人類底心理了。看來

你是個有病的人類，你不是喪心，就是病狂。

鼈精 這些我全都不管！總而言之，我是自衛。你炸破了我底鐵路，你應該負賠償責任，這是一句歸總的話。這是一個簡單的原理。

支大 我不懂得你底原理。我不同你說話。我們到國際聯盟去求一個公平的判斷，到底是你底不是還是我底不是；是你野蠻還是我野蠻。

鼈精 好吧！你儘管到國際聯盟會去，我不怕你。我總可以想法對付你。你儘管去罷！

支大 難道我還不敢去？世界上公理之心還未泯絕，你底帝國主義還不能一手掩盡世界耳目，我把你底野蠻的行爲宣佈給世界，究竟世界，到了這個時代還可能容許這樣的人類存在？（憤然退場。）

鼈精 不得了！他到國際聯盟去了，想個什麼方法對付他好呢？……
（紡織鬼上站在一隅。）

鼈精 (看見紡織鬼) 哈哈!你來得正好!現在碰到了難問題了。

紡織鬼 什麼難問題?

鼈精 支大要到國際聯盟去報告去了。

紡織鬼 這不要緊。

鼈精 不能說不要緊哩!國際聯盟耳目衆多,恐怕遮瞞不住,那時我們底帝

國就糟糕了。——這事要麻煩你看要怎樣才可以不致揭穿我們帝國

底假面?要怎樣纔可以不致損失我們帝國底尊嚴?要怎樣纔可以避免

國際聯盟底干涉?

紡織鬼 這事很容易辦,你先生不要焦慮。

鼈精 你有什麼高明的方法呢?

紡織鬼 我底方法多得很!並且容易得很,一點也用不着費事,你要知道:第

一、支那內亂正激烈,決沒有工夫來一致對外。第二、國際聯盟實際是強

者底護符，決不致偏袒弱者。第三，美國雖然與我常常爭太平洋底霸權，然而事不干己的事，未必真能替他人賣氣力。第四，俄國五年計劃尙未成功，也沒有餘力對付東方。——這樣看來，他到國際聯盟去，是一點也沒有有效用的，只管讓他去好了。

鼈精 但是如果萬一國際聯盟有傾向幫助支那的意思又怎樣呢？

紡織鬼 那我自有辦法對付！

鼈精 你有什麼方法對付呢？

紡織鬼 用不着別的。只須在國際聯盟中用一種手段就可以了。

鼈精 怎樣一種的手段呢？

紡織鬼 容易得很。我說出來吧：我底秘訣就是真的弄成假的，假的弄成真的。務使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國際受了蒙蔽，認不清我們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人類。比方我明明是侵略支那底土地，但對國際却無妨說是我

正當的既得權利；我明明是殺戮支那底人民，搶奪支那底財產，但對國際却無妨說是志在保護我底僑胞生命；我明明是向支那挑戰，取了戰鬥的行爲，但對國際却無妨說酷愛和平並無戰爭的舉動；我明明是軍隊節節前進，妨害支那底領土主權，但對國際却無妨說是剿匪，與領土主權無關；由此類推，支那說東，我就說西，支那說紅，我就說白；而且口只管說，只管跟着國際一鼻孔出氣，說些和平公理，事實上我在東方，擾亂和平，蹂躪公理的事，聽憑我底意旨去做，有誰敢來干涉我呢？而且我在國際開會時，多方說些文不對題的似是而非的話以蠱惑世界底輿論引起世界各國對於支那的惡感。支那提出來的的事件，我以狡猾的辯駁對付他；國際議決的議案，我以詭譎的方法反抗他；支那提出了一件實際的事實來責難我，我便假造了一件莫須有的事實去抵抗；國際解決了某一個問題，我無話可說時，我又提出了對於某問題的疑點或另外

捏造一個新的難題提出要國聯解決。如此這般，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好似變戲法一樣，人家無論怎樣也看不透我們底真面目。這樣遷延下去，不到一月工夫，我已把滿洲完全佔領了。

藍精 (五體投地) 你真比我還要聰明，真是我們大和民族底魂。就請你到國際聯盟去擔當這個責任吧！

紡織鬼 好吧！爲了國家，當然不敢辭勞苦的。

(藍精、紡織鬼次第退場。)

(舞臺漸漸轉成黎明的光彩。臺中有一個國際聯盟會議臺。臺底基址，全是歐洲大戰時死者底骷髏築成的。模糊中彷彿看見鬼魂一，二，三，四，五，及美的女人底魂底骷髏都嵌砌在中間。)

(國聯及日支大秘書侍者多人登場。)

支大 國聯哥，現在我有一件極重要的事實報告你，並且要求你給予一個

公平的判決。現在日本已向我實行武力侵略，已把我底瀋陽佔領了。

國聯

日大，有這樣的事實嗎？

日大

（紡織鬼改頭換面。）恐怕不的確吧！據我所得的消息，只知道支大無理，支大炸燬了我底鐵路呀！

國聯

支大，怎樣？說是你炸燬了日大底鐵路呀！

支大

不要信他底話。實在炸彈是他自己埋好的。是他自己爆發的。

國聯

日大，怎樣？說是炸彈是你自己埋好的。是你自己爆發的。

日大

不要太冤枉人了！我是素來守法的，愛和平的，決不會自己炸燬自己

底鐵路呀！

秘書

（交給國聯一個電報。）這裏有一個公電。

國聯

（看電報）日大，這裏有一個公電，說你實在是你自己炸燬鐵路，就

藉口佔據了瀋陽呀！

日大 有這樣一個公電嗎？那也不過是根據條約的行動呀！

支大 國聯哥，他是說謊。他用武力佔據我底藩城，慘殺我底人民，我並沒有和他訂立這樣的一種條約呀！

國聯 |日大你聽我底吩咐吧！無論怎樣，你應用和平手段來解決呀！現在你第一步應該停止軍事行動，靜候我來作一個公平的判斷。——和平的解決。

日大 好呀！我剛纔說過，我是素來守法的，愛和平的人。就依你底話和平解決吧！

國聯 那末你就撤兵吧！

日大 （旁白）好吧！要我撤兵，我就答應他撤兵吧！實際上兵撤不撤，還得由我。（向國聯）國聯哥，好吧，我就撤兵呀！

國聯 |支大，日大答應撤兵了，你靜候和平解決吧！

支大 好的，我靜候着吧！

侍者 （交給支大一個電報）這裏有一個急電，是從中華民國拍來的。

支大 （細看電報）國聯哥，日大真個野蠻得很，他底軍隊真不講理，現在又把我底吉林省城佔領了呀！

國聯 日大，你是怎樣的？剛才不是已經答應我撤兵嗎？

日大 不錯，是答應你撤兵的。

國聯 那末爲什麼又強佔了支大底吉林省城呢？

日大 恐怕不的確罷！

秘書 （交給國聯一電報）這裏有一個公電。

國聯 （看電報）你還要狡賴嗎？這電報上明明白白說你底軍事行動並未停止呀！你又用武力佔領了吉林呀！

日大 那個嗎？恐怕不是佔領吧！

支大 什麼話，所到的地方都貼着『日本軍佔領犯者死刑』還說不是佔領嗎？

日大 那是我底既得權利呀！

支大 你底話真是瞎湊！『日本軍佔領犯者死刑』也是你底既得權利？世界上有這樣一種既得權利嗎？你真會狡猾！

國聯 日大，你無論如何，到現在為止，要停止軍事行動了呀！爲了世界底和平，爲了人類全體的幸福，你底武力的侵略政策應該趕快停止了！

日大 好吧！我相信你底話。我立刻就停止呀！

國聯 那末，你就撤兵罷。

日大 好吧！我就撤兵呀！一準撤呀！

國聯 支大，日大已經答應撤兵了呢，你靜候着和平解決吧！

支大 好吧！我靜候着和平解決吧！

侍者 (交給支大一個電報) 這是中華民國發來的急電呀!

支大 (看電報) 啊, 啊, 國聯哥, 日大真是一點信義也沒有的人呀! 剛才答

應的撤兵, 現在他底軍隊又佔據了我底齊齊哈爾呀!

國聯 日大, 你爲什麼這樣不顧信義又佔據了支大底齊齊哈爾呢?

日大 還沒有證實呢! 恐怕消息靠不住吧!

秘書 (交給國聯一電報) 這裏有一個公電。

國聯 (看電報) 日大, 你底行爲實在有點不對呀! 爲什麼你口口聲聲答

應我撤兵, 反到節節逼進呀? 爲什麼支大退一步, 你就進一步呢? 你全不

顧到和平公約麼? 你要知道, 你也是和平公約簽字國之一。你有履行和

平公約的義務呀!

日大 (旁白) 國聯這小子真討厭, 他都要用什麼和平公約來壓我了。好

吧, 等我想一個方法來對付一下吧。(向國聯) 和平公約嗎? 這個我早

就知道呀！我是和平公約簽字國之一，我有履行和平公約的義務，我現在並沒有忘記呀！

國聯 你並沒有忘記？但是你爲什對支大又不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要用武力去佔領他底土地呢？你不是明明白白破壞了和平公約嗎？你要知道和平公約是前回世界大戰以後產生的。這是保障世界和平的藩籬。這是犧牲了數百萬人民底血肉底結晶！不能任意由你一人隨隨便便就把它破壞了的呀！

日大 這個我比你還要知道得多呀！我底兵應該撤了！不錯！但是要我撤兵之先，我要先提出五項原則呀！

（這時會議臺下的骷髏彷彿不安的樣子。）

國聯 你且說哪五項原則？

日大 你要我說，我就說呀！第一項是：我要用武力奪取滿洲呀！

（鬼魂一底骷髏從基址中掙扎了出來，很愁慘的樣子。）

國聯 唔！第一項是這樣，你是有心破壞世界和平了。

日大 決不！我素來是愛好和平的民族。

國聯 你底第二項呢？

日大 第二項是：用武力佔領滿洲呀！哈哈！（狡猾的笑。）

（鬼魂二底骷髏從基址中掙扎出來，很憂慮的樣子。）

國聯 唔！這樣，不簡直是蔑視公理麼？

日大 決不！我素來是尊重公理的人。

國聯 但是你底第三項呢？

日大 第三項是：用武力統治滿洲呀！

（鬼魂三底骷髏從基址中掙扎出來，很憤怒的樣子。）

國聯 唔！這樣，你簡直是毀壞人類正義了，

日大 決不！我素來是崇拜正義的人。

國聯 你底第四項呢？

日大 第四項，簡單得很。就是滿洲永遠是我所有的。

（鬼魂四底骷髏從基址中掙扎出來，嗚咽地哭着。）

國聯 唔！這樣，你真是世界上一個大野心家。世界大戰後的德意志。

日大 豈敢！我素來是絲毫野心都沒有的民族。

國聯 你底最末一項——第五項呢？

日大 最末一項，就是第五項麼？

國聯 呢，就是第五項。

日大 第五項：尤其簡單得很。就是滿洲永遠是我底領土。

（鬼魂五及美的女人底魂底骷髏都掙扎出來了。大家號啕大哭。但臺上並未覺得。）

國聯（無可奈何的表情。）唉，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現在才看出來：你竟是這樣一個不顧世界和平，蔑視人類公理正義的人。你想成爲歐戰以前的德意志是無疑的了。

支大 我已把他認識清楚了。他現在完全想製造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呀！他口中的和平、公理、正義，完全是假的，是虛偽的，是騙人的。他底心比蛇蝎還要毒，比虎豹還要兇。不把他加以懲治，世界是沒有安寧的日子過了。

（臺下骷髏，無聲的鼓掌。欣舞。）

日大 憑你們怎樣說。你們所說的和平、公理、正義，我完全都知道，而且要比你們知道得更多，更清楚。——但是總歸一句話，我就是要滿洲！支大，你應該把滿洲完完全全讓出來給我。你把滿洲完全讓給我，再加上熱河、蒙古，我就撤兵了。我可以當天發誓，到那時我一準撤兵的。

（臺下骷髏又不安起來。）

侍者（給日大一個電報。）這是日本帝國發來的電報。

日大（接電報細看繃眉。）哈哈！我這裏還有一點小小的要求。剛才我接
着本國政府底訓令，說支大國內抗日運動非常激烈，妨害我帝國底侵略政策非常之大，今特要求支大刻日取締抗日運動，以維持東方永久和平。

支大 唉！這完全是因果倒置是非混淆哩。你日大，如果不在我滿洲實行武力侵略，我底國內哪裏有什麼抗日運動！我底國又不是發了癲狂症。而發了癲狂症的反是你。你在滿洲如瘋似狂，無理無法，橫衝直闖，焚燒劫殺，黑天慘地，世界人類，有目共覩。我底國民又不是瞎子，又不是聾子，啞子，能眼看着國家底土地被強盜搶奪去了而一聲也不做嗎？能眼看着同胞底血肉被野獸嚙噬了而一動也不動嗎？我看你如果不撤兵而要

我先取締抗日運動，是萬萬做不到的。

日大

你不取締抗日運動而要我先撤兵也是萬萬做不到的。

支大

你不撤兵是無理，是野蠻，是人類底姦賊，是和平底敵人，是公理底破壞者。

（臺下骷髏沉着在傾聽。）

日大

你不取締抗日運動是挑釁，是故意與日本爲難，是破壞中日兩國底

親善，是忘記了旧支底共存共榮。

支大

這些話正是你自己打自己底嘴吧！你說我挑釁，你說我破壞了中日

親善，忘記了旧支共存共榮，正是你自己底供狀。因爲事實上，我並沒有到你家裏去放炸彈，或是把你底代代木練兵場佔據，把你底御城或是官邸用火燒了。把你底人民殺個血肉橫飛。反而這些事你自己都件件做過，都件件在我中華民國底領土內毫無顧忌地做了出來，一樁一樁

地記錄在和平運動瀾漫着全世界的今日的歷史上。你以爲你這種的狂暴是你底光榮麼？你這種的行動實是文明世界的污點，你知道嗎？你以爲你用了一些文不對題的口是心非的字眼來蒙蔽國聯，欺騙世界，是你底聰明麼？你這種思想早已墮入了十八重地獄，你知道嗎？你以爲你是東方的強國，一舉手可以滅我中華，服俄國，破歐洲，統一世界，爲子孫建萬世一系的大業，你有這樣的能力嗎？哼！世界人類沒有死盡，你不要作夢哩。前回歐洲大戰，犧牲了數百萬人民的換來的世界和平的基礎國際聯盟，你想要把它推倒，我雖然是一個弱者，我也要與你反抗到底。

（臺下骷髏亦復欣舞了。）

日大 任憑你怎樣說，支大，你只把滿洲完全給我，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支大 國聯哥，請問你，世界有這樣的道理麼？他要我把滿洲給他。我說要他

把九洲給我看可以麼？

國聯 是的。同樣是不可以的。

侍者 (又交給支大一電報。)這是中華民國拍來的急電一通。

支大 (看着電報焦急的樣子。)國聯哥，現在日大又進兵了。在黑省攻擊我底齊克鐵路，在遼省攻擊我底新民車站。眼見着世界底和平完全絕望了。

(臺下骷髏亦復不安。)

國聯 怎樣？你又進攻了！

日大 恐怕未必吧！恐怕是剿土匪吧！我們底大和民族，素來是守禮法，愛和平的民族，決不致有這樣的舉動的。但是如果我底軍隊受了土匪底攻擊時，爲了自衛，而有所抵抗，那是出於不得已。

支大 唉，你完全是一些欺騙的狡猾的話。——你居然把我國家底軍隊，直

指做土匪，你底用心真兇狠到了極頂了呀！你分明是窮兵黷武，還要說些虛僞的話自欺欺人。

日大 國聯哥，請你注意呀！我底剿匪權是我底既得權利，無論怎樣，是不能放過的。務請你作一個公平的判斷。你要知道支大屢次失信，不守法律，破壞條件底尊嚴，他是極不道德的。

支大 對了，屢次失約，不守法律，破壞條約的尊嚴，是極不道德的。你底話真是冠冕堂皇不愧世界一大強國。但是我要問問你：你在吉林 琿春殺死我墾民三百二十四名那是遵守什麼條約的呢？你在東京大地震的時候，大島町 橫濱各處慘殺我華僑至四百三十七名之多，那是遵守什麼條約的呢？

你縱使浪人在我國內地販賣嗎啡、高根、海洛英等毒品不服我地方官廳取締，又是遵守什麼條約呢？你底商船錦江丸在福建 平潭地方，迷

霧觸礁沉沒，我底漁船把你底船員貨物救護出險，你反恩將仇報，你底軍艦谷風把該處漁民及岸上民衆鎗傷二十七人，擊死十二人，那是遵守什麼條約的呢？

你無原無故慘殺我濟南民衆至一萬七千餘人那是遵守什麼條約的呢？

你慘殺我蓋平縣底農民張玉堂是遵守什麼條約的呢？

你底聯隊在長春演習，踐踏我底民田是遵守什麼條約的呢？

你驅使韓人慘殺我華僑，至死傷六百餘人之多，那是遵守什麼條約的呢？

其他你在我國所作犯法違約傷天害理的勾當還不知有多少！你仗着你強國的威力，你逞着你底野蠻的氣餒，蔑視公理，蹂躪人道，擾亂和平，無所不至。你猶然老着面孔向世界宣言，什麼什麼是你底既得權利，

什麼什麼是你底自衛手段。你真是老不知恥呀！你有什麼？你底既得權利只是僅僅的犯法違約；你底自衛手段，只是僅僅的傷天害理！你口中的中日親善，完全是慘殺我中華民族的代名詞，你口中的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完全是你實行併吞中華底陰謀手段。你底立國要素，完全是虛偽，完全是欺騙。你底待人，完全是殘酷的心腔，野蠻的舉動。你只要你底國家強，什麼慘酷的事情，你都可以親手去做，親手去製造。你把世界人類都看做你底敵人，你天天打算怎樣消滅了世界上全人類以便你日本一國橫行宇內。你是世界上一個極不道德的人，你還要說我屢次失信不守法律，破壞條約底尊嚴。這有誰能相信呢？世界上的人不都是傻子，可以由你怎樣欺騙就怎樣欺騙的。

日大 你說的話我完全沒有聽見。我只知道你要把滿洲給我。這是應該的。這是你底義務，這是你保護條約的尊嚴。這是你底道德。

國聯 你們兩個都算了罷！等我來調查一下再說吧！

支大 好吧！就請你去調查一下吧！

日大 好吧！就請你去調查一下吧！但是請你不要忘記了我所提出的五項原則呀！

國聯 五項原則？

日大 是的！五項原則！你忘記了沒有，我再說一遍吧！第一項我用武力奪取滿洲，第二項用武力佔領滿洲，第三項是用武力統治滿洲，第四項滿洲永遠是我所有。第五項滿洲永遠是我底領土。——這很簡單的五項原則。

國聯 但是日大，你也放和平些吧！你這五項原則，應該稍微修改修改吧！
日大 沒有修改的餘地。

（臺下骷髏紛紛抖顫着，會議臺有點動搖了。）

國聯 |支大你也還讓點步吧！

支大 還要我讓步？我只有以身殉公理了！如果讓強權支配了世界，我情願與強權奮鬥而死，不讓公理屈伏在日大底膝下。

國聯 |日大還是你讓一步吧！

日大 我讓一步？好，我就讓一步，別的交涉我可以暫且不提，蒙古，熱河都可以從緩付給我。現在你對支大說，叫他只把滿洲給我，我就撤兵，包管什麼事多沒有了。

支大 國聯，你聽聽日大說的話呀！你看他兇狠到什麼地步？他是不是破壞世界和平，壓倒人類公理呢？

國聯 咳！我實在沒有法子解決這問題了。我實在一點力量都沒有了。我想不到你日大竟這樣倔強不講公理，蔑視人道！

日大 我是完全和善的民族！守法律，愛和平的民族，你不要錯認了，請你注

意呀！

國聯 我並沒有錯認你！不過你要作一個守法律愛和平的和善民族，你要把事實來證明呀！似你現在對於支大的一切舉動都是與你自己說的話相反的。看來你完全是一個兇惡的民族，是一個破壞世界和平的野蠻民族！這種民族底思想與行動，是與現代完全不相容的。

日大 （旁白）國聯這小子真可惡，他都要與支大一鼻孔出氣了。好吧！等我給他一個厲害，他才知道我日大是不好惹的。（向國聯）你竟敢說我是一個破壞世界和平的野蠻民族嗎？

國聯 你不是一個破壞世界和平的野蠻民族是什麼？請你用別的事實來證明呀！

日大 （旁白）哈哈！他竟要我別的事實來證明。（拿出劍來看看）好吧！我就用這個來證明吧！一不作，二不休，我就把這個給他看看吧！他自

然要知道我底厲害的。(向國聯)國聯,好吧!我就用別的事實來證明吧!你看這是什麼?(把劍向着國聯。)

國聯 啊呀!你竟完全現出了原形了!

日大 我現出了原形你又將怎樣呢?

國聯 將怎樣?我要向世界宣佈你底罪狀。

日大 哼!你敢宣佈我底罪狀嗎?

國聯 我怎麼不敢!難道你敢反對我?

日大 我怎麼不敢反對你?

國聯 你連我也要反對了。

日大 不錯,連你也要反對,無論誰只要我有能力我都要反對他。……

國聯 公理,你也反對麼?

日大 公理,我也反對!

國聯 人道，你也反對麼？

日大 人道，我也反對！

國聯 世界和平你也反對麼？

日大 世界和平我也反對！

國聯 那末，我就向着世界宣佈你底罪狀，宣佈你底破壞國際聯盟，蔑視公理，蹂躪人道，擾亂和平的罪狀。

日大 哈哈！你竟至宣佈我底罪狀了呀！你看我底厲害（舞着劍砍去，全場火光噴射，臺下骷髏狂叫怒號，轟然一聲，會議臺倒坍，全場黑霧朦朧。良久聲寂。舞臺依舊是半黑暗的光彩。正中間現出新坎三座，正中一座題爲「公理之墓」。左邊一座題爲「人道之墓」。右邊一座題爲「和平之墓」。下款都題「二十世紀大日本帝國立。」）

（歐洲男女兩詩人登場。）

男詩人 這裏山青水秀，很可以作爲詩底題材呀！

女詩人 可不是呀！但空氣稍嫌沉悶一點吧！

男詩人 空氣沉悶，也不要緊，不過詩中多顯露一點幽鬱的色彩罷了。

女詩人 詩中太憂鬱，很不宜於現代的青年詩人，當着自由膨脹，熱情澎湃

的現代，還是氣象宣敞感情活躍的詩，比較適宜。——你不是向來崇拜擺倫底詩嗎？他底詩所以爲大衆喜歡的，就是因爲他底熱情奔放的緣故。

男詩人 （看見三座坟墓）啊！你看呀！這裏有三座新的墳墓呀！

女詩人 真的呢！是新的建築成功的呀！（走近墳墓讀那題碑）啊呀！這是

『公理之墓』呀！……這是『人道之墓』呀！

男詩人 啊呀！這是『和平之墓』呀！

女詩人 『二十世紀大日本帝國立』啊呀！都是日本帝國新建立的呀！

男詩人 這真難怪呀！這幾天報上都說他已經用武力佔據了滿洲呀！他在滿洲肆殺無辜的人民，血肉橫飛至爲悲慘呀！

女詩人 世界和平的幸福的生活，恐怕要成夢想哩！因爲他已葬送了公理，人道，和平——他已把公理，人道，和平築成了這樣新的坟墓了！

男詩人 他真橫暴呀！世界五種的和平條約的機關都被他葬送了！——四國太平洋條約也葬送了！五國海軍條約也葬送了！九國條約也葬送了！凱洛格白里安和平公約也葬送了！國際聯盟會也葬送了！……唉！這實在是人類底道德大問題。血肉橫飛的悲慘，不過慘劇的外表底損失，而慘劇底實際，乃是精神的道德的底淪亡。

女詩人 愛美的理想的黃金的夢，都葬送在這三座新的坟墓裏了！這實在是人類未曾有的悲哀。我們應該在此憑弔憑弔吧！

男詩人 好吧！很適宜的。

女詩人（跪在墳前。）

天愁地慘形不出我心中的悲哀呀！
鬼哭神號訴不出我心中的悲憤呀！
惡魔已毀壞了我底幸福的樂園呀！
惡魔已葬送了我底理想的故鄉呀！

男詩人（也跪下去。）

天愁地慘形不出我心中的悲哀呀！
鬼哭神號訴不出我心中的悲憤呀！
世界和平的美夢已被野獸驚醒呀！
人類幸福的希求已被野獸嚙碎呀！

男女詩人（不覺悲從中來，相抱痛哭。）

我們謹將熱淚與熱血灑於我可敬愛的公理，人道，和平，三座新墳之前，

作爲再生的生機呀！

（一個賣花者上。僑居歐洲的日本人，手中提着一籃百合鮮花。）

賣花者 賣花呀！賣花呀！

（男女詩人起立，揩乾眼淚，走向賣花者。）

女詩人 賣花麼？

賣花者 是呀！

女詩人 你來得正好！我們正要買幾枝花供獻這三座新的墳墓呀！是什麼花呀！

賣花者 是百合花呀！

女詩人 好新鮮的百合花呀！

男詩人 真地，好新鮮的百合花呀！多潔白呀！

賣花者 買幾枝呀？

女詩人 買三枝呀！多少錢呢？

賣花者 這些微得很，每枝不過一便士罷了！……（把花交給女詩人）但

是先生，我有一句話，請先生記着吧！你把這百合花供獻於神前時，你千萬不要忘記，爲世界和平前途祈禱！

女詩人 你們日本人也愛和平麼？

賣花者 怎麼不愛和平呢？我們日本人生成就是一個愛和平的民族，講人道公理的民族。

女詩人 （對男詩人）你聽呀！日本人生成是愛和平講公理人道的民族呀！

男詩人 這完全是虛偽哩！（向賣花者指着新築的墳墓）請看呀！這三座新的墳墓是誰建築的呀！

賣花者 （細看了一下）這我完全不知道。（慚愧退場。）

男詩人 (看着賣花者退場) 完全不知道嗎？……

女詩人 完全不知道嗎？…… (與男詩人同態度。)

男詩人 唉！看來賣花者口中的話，完全是虛偽哩！日本人一面儘管在滿洲殺人盈城，流血滿地，葬送了公理，人道，和平，一面却要說：『你把百合花供獻於神前時不要忘記爲世界和平前途祈禱！』這實是假而又假的行爲。這種假面具有誰看不透哩！看來這種的民族，是一種使人類墮落的民族，這種民族底根性，是一種使人類墮落的根性哩！——日本人底文明，掩不住他底野蠻的根性，正如一隻野狐精藏不住它底尾巴一樣。

女詩人 這是人類文明底恥辱！想來真正可怕哩！好比我們徜徉在無人的山林中，一旦遇着猛獸那樣可怕。想想已够心顫了。

男詩人 恐怕比猛獸還要更可怕吧。猛獸不過是把我們底肢體傷害嚼碎而已。日本人戴着假面，還要想把我們底精神，我們底靈魂一起嚼碎呢！

這不比猛獸還更可怕麼？

女詩人 唉！從這種的虛假的可怕的人底手中買來的花實不配供獻在神前啊！

男詩人 親愛的，你丟掉了它吧！

女詩人 親愛的，我寧可丟掉它！（把花丟棄在地上）我願永遠抱着一個

真實的你。（擁抱男詩人。）要真實才能永久呀！

男詩人 啊啊！大地漸漸光明了！

（男女詩人相抱於大地漸漸光明中良久幕下。）

不識者 你怎樣？你看見了嗎？

青年 我看見；我完完全全看見了。但是，是劇？是夢？是真？是假？我實在昏了！

（友人及女人一二從舞臺下。）

友人 你看了怎樣？恐怕要笑話麼？

續一個青年底夢

青年 那裏！很感動哩！

友人 還有別的批評嗎？

青年 把人類表演得太可怕了啊？

友人 還有呢？

青年 沒有了！

友人 我們就此再會吧！

女人一二 再會！

青年 再會！（向不識者）以後我們將往何處去呢？

不識者 這回再放你到地上去吧！以後怎樣？你再仔細研究研究吧！
（不識者抓住青年從窗口擲出幕下。）



一九三一，十一月二十三日起稿。
一九三一，十二月二十二日脫稿。



寫劇原理

熊佛西著

一冊 四角五分

現代文學叢刊之一

戲劇概論

岸田國士著 陳瑜譯

作者曾任國立北平藝術學院戲劇系教授多年，此書即其在「編劇班」的講稿。共分十四章：①劇本之創作，②戲劇與趣味，③單純主義，④劇作家的修養，⑤寫劇方法，⑥三一律，⑦寫劇之程式，⑧悲劇，⑨喜劇，⑩歌劇的創造，⑪史劇，⑫有聲與無聲，⑬觀眾，⑭戲劇走入大眾。作者為著名之劇作家，作品久已風行全國，其立論親切透澈，文筆簡易清晰，尤見特色。

一冊三角

本書係就日本岸田國士氏所著之戲劇論翻譯而成，末附楠山正雄氏所著近代劇十二講之最末一章，關於易卜生以來之近代劇運動，由文學的及舞台藝術的各方面加以觀察；即在文學的方面，如何由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以產生今日之新寫實主義；在舞台藝術方面，如何由自由劇場，藝術劇場，以擴大為今日之大民眾劇場；關於人的方面，戲曲作家，導演家，演員的三角鬥爭等，無不有所論列。在戲劇運動落後的中國，本書實可供一般青年之閱讀和參考，藉以獲得戲劇常識，知所努力。



劇本四冊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哈孟雷特 田漢譯 五角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哈孟雷特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凡是讀過林譯的吟邊燕語，或英文本的莎氏樂府本事的，大都知道這個悲劇的內容。茲經田先生悉心譯出，信達雅順，兼而有之。愛讀莎氏劇本者，當以先視為快也。

羅密歐與朱麗葉 田漢譯 六角

William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本劇述意大利威拉市一段殉情的慘史。孟，嘉兩家屢代相仇，後來孟家生了羅密歐，嘉家生了朱麗葉，偶然相遇，遂訂白首之約。女父強女另嫁，女不從，最後，朱羅兩人皆為情死，而兩家亦以此和好。

沙樂美 田漢譯 六角

Oscar Wilde: Salome

此劇為英國文豪王爾德之最大傑作，劇之全體，具有一種神祕的，妖異的，亞細亞底的芳香和色彩；復有羅亞士侶的插畫與之合奏，尤稱精絕。本劇國內各劇團已表演多次，博得觀眾之贊嘆。



琪琪康陶

Gabriela D'Annunzio: Gioconda

張聞天譯 五角

著者以生花之筆，描寫出火一般的熱情，使讀者不能不對於藝術的莊嚴為之低頭崇拜。這部戲曲更是他的得意之作，內容描寫藝術與道德的衝突，和三角式的戀愛關係。文字的優美，技巧的純熟，為近代文壇所罕見。

版出局書華中

現代戲劇選刊

孤獨之魂

崔萬秋譯 一冊五角

書爲日本武者小路實篤原著，凡三幕。寫孤獨者的追求與夢想，極藝術之能事。武者小路作品，讀之令人輕鬆愉快，如啖諫果，津津有回味；本書能充分表見其此種技巧，洵爲佳作。

聖女的反面

蕭石君譯 一冊三角

本劇係法國近代著名劇作家稽列爾所作，稽氏作品，以分析婦女心理見長，文字與意境，更富有詩的天趣。劇中寫一失戀出家之女子，至經過十八年的寺院生活，而塵心仍不能死，乃於返俗後更演出絕大之悲劇，名貴冷豔，可以完全代表稽氏的作風。

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

崔萬秋譯 一冊七角

本集包括武者小路實篤戲曲三篇：一父與女二野島先生之夢三畫室主人。作者在中國誰都對他有着相當的認識，用不着再來介紹。不過這三篇都是以現代作背景的東西，比較更值得我們對他留意。譯筆淺顯明白，尤合於中國舞臺的表演。

中華書局發行

說小作創

石子船	沈從文著	一冊	五角
阿鳳	冷西著	一冊	五角
虹	胡思源著	一冊	八角半
春之罪	茅以思著	一冊	五角半
愛神的玩偶	孫孟濤著	一冊	五角半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著	一冊	五角
輪盤	徐志摩著	一冊	六角
休息	王實味著	一冊	二角半
口供	郭子雄著	一冊	三角半
少女書簡	夏忠道著	一冊	三角半
幻醉及其他	謝冰季著	一冊	七角
玫瑰的刺	盧隱女士著	一冊	八角
惆悵	黃仲蘇著	一冊	二角
同情	李劫人著	一冊	三角半

版出局書萃中

標商冊註

